

HUMAN LIFE MAGAZINE

期九第 ● 卷九第

版出日十月九年六十四國民華中

人生

宗孝忱



當與人同過，不當與人同功，
同功則相忌；可與人共患難，
不可與人共安樂，安樂則相
仇！



人生雜誌社發行

佛教的前瞻與後顧

·佛緣·

(一) 引言

「佛教的前瞻與後顧」不是一個小問題；對佛教的接觸的時間復又短暫得這麼可憐的我，這樣一個龐大的題目當然是不應談，也沒有力量來討論的。

誠然如此，我並非不自量力，然而，當我們信仰某一種宗教的時候，必須先明瞭這種宗教的過去，現在，更進一步的推看將來。本來呢，佛教與我正如雨水和瓦片各不相關，特別的由於我淺薄的學識，加以我復又是一個學應用科學的人，當然無法瞭解，無法接觸這個名為宗教而實際在人生佔有極大的生活的一種科學，哲學以及文學的佛學。

由於一種因緣關係，使我慢慢地親切的接觸到了佛教，同時我竟還有一股勇氣來談論這龐大的題目；有些常與我接近的人這樣笑着我說：「才讀了人之初，就要寫性本善了」；對，一點兒也沒有錯，不過，我在別人的責難下，竟還有勇氣，挺起胸來談一談，確也是難能可貴的。

當然會有許多錯誤的地方在這短篇的文章裡，在此，我誠懇地希望佛教各位大德給予以指正。

(二) 初期的佛教

遠在紀元前三千年的時候，一個向被人稱為神祕之國的東方印度；已有它文化的光輝的歷史，它底文化也會影響到亞洲的開化，多少年來，它與我國，無論在文化、政治上都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時印度巴比倫，埃及以及中國是文化的前驅，當然在同一水準線上的。

然而，不幸得很，在紀元前六世紀的時候，當時印度正沉入了極大封建的政治制度裡，腐敗的政治，專制的政權，毫無留戀地趕走了真理與自由，於是，印度陷入了混亂狀態。

更由於宗教，種族以及地理上的關係，使印度很自然地被分為若干近乎不可數數的小國家，每一個國家有他們自己貴族擬定的法律，有他們國家自己的不同的宗教，各不相屬；不單不相屬，有些還要相互作戰侵略，於是，強欺弱，富壓貧。連年戰爭蔓延整個神祕之國，人們在這樣混亂下，已遭受了人生最大的痛苦。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由一位受過婆羅門教育極深，有過嚴格文化熏陶的舍衛國王太子——釋迦牟尼佛(Sakyamuni)的出家悟道後：(按太子出家時日，佛祖通載及釋迦如來成道記，以為十二月八日，過去現在因果經及釋迦譜，以為二月八日，又有作四月八日或四月七日的)釋迦佛到鹿野初次為衆生說法，以後漸漸地被普遍的傳入了每個人的心田上。

我們知道，佛教的中心思想不外乎這幾個字：「平等」、「慈悲」、「無我」、「因果」等傳播衆生，開導衆生於迷途。

於是佛法漸為世人所奉信，雖然在紀元前第二世紀，婆羅門武將富奢密多羅，篡孔雀王朝於中天竺之地，大黜佛教，燒焚寺院，殺戮僧尼；然而在此天竺，佛法猶明，未幾，在中天竺的僧徒，又復有漸起之勢。

(三) 佛教與人生

經云：「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又說：「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於是佛法漸被人錯目為當一個人沉入了心靈上真正空虛，沉入了苦厄境界而不能自拔時的唯一的寄託，因此，在人民歡樂時，佛法，可憐地早已遺忘，而出家和尚也被人目為「可憐蟲」。

其實並不是如此，佛教並不是宗教，更不是神教；有看它的潛在的最高意識，它要求世人和平，它更要求世人平等，因為佛教就是人生，「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也是這個意思；倘若佛法脫離了世間，倘若衆生以為佛法是超現實，超人生的，那麼都有根本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一日不改正，佛法將永遠是一個迷信者的「神」，也就永無從整的一日。

我們知道人的本身就是煩惱的結晶，記得在十九世紀的一位俄國名詩人秋可夫斯基曾在他的偉大的詩篇裡寫過一段「就居住在幸福中吧，可憐哪！也是暫時的！」。在南唐前主李璟也寫過「人生愁恨何能免」，近日有一位英國詩人說「豐滿的人生，就是痛苦的結晶」。無論是古今中外的名士，都有這同一樣的感嘆；的確有那一個能人避免痛苦，又有誰人能得真正的快樂與安寧。於是這大眾佛教被創設被發揚光大。據 John Bidet 先生的統計，在最盛時全球佛徒當然超過任何一個宗教；如今，可憐的，連任何一個宗教都趕不上。(當然，我們所謂的佛徒，並非包括迷信者)。

翻開印度文化史來看，我們可以明瞭地知道在佛教偉大精神的開導下，印度已成為一個廣大文化的國家，藝術的發展也隨着佛教而更發達；人們酷愛着自由，酷愛着平等。然而，由於小乘的寂滅，印度缺乏「生存競爭」的意識，致使在英國的壓力下陷為「大英帝國」在遠東的一個子國。誠然如此，相反地，我們再細心地看看在統治下三百多年的印度人們的政治意識；在佛學的理想下，他們始終在今日動亂不定的世局中，贏得了最終的目的——獨立與自由。所以經中說：「法界衆生平等平等」。

我們絕不能忽視這偉大運動的潛在因緣，當然這潛在的因緣不單只是佛教，然而佛教所賜與印度人的遠較其他為甚，因為佛教是哲學是文學，甚至於還是科學呢！(下期續)

人生的苦樂觀

古人有得意詩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在那火傘高張的時候能有一陣大雨光臨的確，人人皆有同感的樂意；乃至金榜有名時，當事人的喜悅，也不是局外人所能道出。

好事者有作失意詩云：「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孤兒寡婦的悽

●華嚴關主●

慘確有「石人雖不語，對此亦潸然」的悲傷！乃至現在考大、中學的學生，看榜時發現自己名落孫山，那種悲憤、煩惱、怨氣，可能消毀了他一生的壯志！

親愛的讀者們！想想看，這些得意，這些煩惱，你能一定說它完全是虛假的嗎？在他人得意時，你可以說一聲「不過如此」的風涼話，當知這裡面有嫉、有恨、有楊梅未熟的味道在。若是你自己得意了，恐怕也會手舞足蹈喜形於色的凌人吧？又在那事不關己棒不打頭的時候，人家不幸失意了，你站在高岸上觀火，說些「何必煩惱」的輕鬆話，假使一旦輪到你自己的頂上，你能不聲淚俱下怨天尤人嗎？

人類是一種苦樂觀感兼有的動物，惟其如此，所以自譽爲萬物之靈。既爲萬物之靈就有同情感與隨喜感的差別，有領受觀和棄捨觀的不同，這就是人生苦樂分界的因素。明於此，我們對人生苦樂觀的調兒就不必唱的太高，因爲人總還是個人，人生是應該具有苦觀與樂觀的。不過，在苦的時候不要糟蹋自己，在樂的時候也不可得意忘形；他人受苦，我要同情，他人得意，我也隨喜；苦時莫忘有樂，樂中當知有苦，這就是加人一等的人生觀了。

佛經上講苦樂是因果性，是對待法。樂境當前，是自家修因，造惡之時也莫忘苦果。智者在因上擇苦樂，愚人在果中求取捨。因上擇苦樂，是出三界了生死的捷徑，果中求取捨，是輪轉六道頭出頭沒的根本。這是薩普與衆生的分界，也是究竟人生苦樂觀的抉擇處。

封面：白衣觀音 佛教的前瞻與後顧……佛一緣……2	人生的苦樂觀……華嚴關主……3	頭陀行論……惟悟……4	印度梵書時代以後的哲學……圓明……5	佛經講座 妙慧童女經講話……南亭……6	禪學大成解題彙覽……念生……8	專「苦」集二諦的展開 從人生的多苦觀談到宇宙人生的本體論……文珠……10	理想的人生……醒世將軍……14	佛法與宋儒程朱理學……半藏……16
雜文 我學佛的因緣……瑞妙……18	激勵悲心……無念……19	隨筆 聞思集……炊僧……20	塵梵隨筆……陳師潛……21	禪餘偶談……佛果……22	文 南橋夢覺……唐育玉……23	藝 戎馬片段……丁穎……25	藝術的生命……新禾……26	編後 ……性如……26
發行人：東初	主編：性如	發行者：人生雜誌社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編輯部：臺北中正路一六七五號	外國分社：香港：優曇 菲律賓：瑞今 南洋：廣餘 泰國：謝普揚 金邊：法亮	主社：金邊：法亮	任主：金邊：法亮	
定價：全年				新港幣三十六元 舊港幣三十二元 臺幣二十六元				

頭陀行論

(上)

· 惟悟 ·

一、導言

昔貴粟論云：「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餓，終歲不更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父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此言衣食對於人生之重要，實有一日不可或離也。又如孟子說：「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可見生活關係道德政治，其切要有如是者。孟子又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王者，未有也。」此即所謂「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可見治世不難，要必須物質與精神並重，方能坦腹以睡，擊壤而歌，成其堯舜日之世，夏雨周風之樂。世間如此，出世亦然；譬如今日之佛教問題，其難亦在衣食二字，當應首先加以解決，或不致後來無人，僧種斷絕！如環珞經載：「須菩提言：姊！我知食想。而是身者，由父母不淨之所聚集，飲食長養。是故不能離食而住」。又曰：「或有諸人投佛出家，生如是念：『我等亦當不行乞食，亦應不食』。是等便當飢渴羸瘦，不能得於過人智慧。見是義故，如來乞食」。是知此一四大五陰之身，全憑食物滋養，不可置乏，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實為一定不易之理；無論在家與出家，均不能離於衣食，亦復如是。故此「衣食」二字，實為人生莫大之問題，非可放言高論，不加顧慮。致生出無數之煩惱，難計之糾紛也。用特不揣陋陋，分述於次：

二、概說

夫人既不能離食而住，便須謀於生活上之所需，方不致中途夭折，事業成空。此古之四民，今之百工，即在此需要之下，各就所業，咸食其力，經之營之，勤勞克苦，孜孜之，日夜不懈，無非是受此衣食之累，實不能不工作也。此孟子謂：「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衡於今世之軍警政教，均非自耕自食，所謂：「鑿井而飲，躬耕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者。奈何獨責於僧伽之受人供養，謂其為「寄生蟲」，「消費者」，豈非有傷忠厚，亦為「夫子自道」？此孟子謂：「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由是以知今日之苛責於出家人，謂其「不織而衣，不耕而食」。實皆為不學無術者之言，所謂嚴於責人，寬於待己。獨不知彼之測量畫圖，以備建築工廠鑛山；亦猶此之現身說法，而作成精神文明，其事正可相等，於義却更為貴。此殆以其彼實為末，此誠為本；先本後末，古有明訓也。顧此說祇能在太平之世，為其一講此理，或可率直而言，誠懇以受。若當於亂離之日，所謂競爭生存，人皆在搶飯與，誰還肯講禮讓？安可望如佛說布施波羅蜜，令其拔一毛而利天下，豈不真如與虎謀皮，決難使其接受，未有不加以譏笑者？故在今日以言於衣食之問題，若非欲如伯夷叔齊之餓死於首陽山，成其所謂殉道。即便應莫作癡想，立自振作，尙可以圖亡羊補牢也。

三、引證

顧若欲圖奮發，自食其力，匪惟不受老修行人之諷解，亦為佛之教義所不許。是則應如所謂：「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廣開方便門，普度於群生斯可。今舉佛教與儒家言，對於生活一事，誠屬限制甚嚴，無法圖存！如四邪命所謂：「一者下口食，謂其種植田園，和合湯藥；二者仰口食，謂其仰觀星宿，日月風雨；三者方口食，謂其曲媚豪勢，通使四方；四者維口食，謂其學習咒術，卜筮吉凶等。均為觸犯戒律，實受佛之嚴禁者。並且若以世法言，如論語有所謂：「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知老農』。請為學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足見耕種一事，在佛教為傷害眾生，有所不忍。在孔子是妨礙大事，亦自不願。如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此孔子遂寧願教書與從政，亦不肯做農夫，自失身份。如其所謂：「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吾豈瓠瓜也哉！繫而不食」？故其始奔走四方，席不暇暖，其所遭遇，實為甚苦。譬如「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又如「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愾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因此招來三隱士之譏，無辭可答。如楚狂接輿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又如「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桀溺曰：『是魯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援而不援」。再如「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凡此所引，可見當時孔子之身世，亦與今日僧侶之處境相同，此人之露人與飯，其苦真有不

可勝言者矣！（下期續）

印度梵書時代以後的哲學

· 明 圖 ·

一、奧義的意義及我的宇宙開闢

印度梵書時代以後的哲學，為時最長而範圍亦廣。於中先且將紀元前八百年至紀元前三百五十年，劃為第一時期。在這第一時期中，接着梵書時代的，便是所謂奧義書時代。奧義的梵語叫烏波尼沙德 Upanisad，譯義為侍坐。即是師資對坐時，約弟子一方面而言。由此意義，漸次成為侍坐時，老師所教的秘說。又漸次成為錄此秘說之書。烏波尼沙德又名韋檀多 Vedānta，譯義為韋陀的極意 Veda-ānta。奧義書原則上是梵書的第三部，所以合三或四狹意的韋陀和梵書，為廣義的韋陀。由其位於廣義韋陀最後的關係，稱之為韋陀的末部。按梵書是由祭祀萬能的思想，把祭祀和人事自然視為同等的。奧義書是由考察祭祀的內部，進而考察人事與自然的極意，而加以哲學的解釋的。本來梵書在梵書時代，已經被視為絕對神聖。經常稱為韋陀的，即是指此而言。因之奧義書，也同樣被視為絕對神聖。特別奧義書，是敘述哲學之書，後世被編成流通於世的，為數甚多。大約在現今有五十餘種及百餘種的兩種全集被行於世。通常以屬於三韋陀梵書的奧義書為古，以屬於與梵書無關而獨立創作的阿闍婆韋陀的奧義書為新。前者有七種，加四種成十一。四種分明為後世所作，可稱之為後期奧義書。現在根據前人，將七種分三類三期之表，抄錄於此，以見其時代新古之一斑：

第一類初期
Altareya-Up. (Atr.-sr. II, 4-6
Rigveda)

第二類中期
Bṛahmaranyaka-Up. (Sat-br.
XIV, 4-9, 5. Yajurveda.)
Chandogya-Up. (Chand.-br.
3-10, Samaveda.)

第三類末期
Kausitaki-Up. (Kaus.-ar. 3-6;
Rigveda.) Taittiriya-Up. (Taitt.-
ar. 7-6. K. Yajurveda.)
Kena-Up. (Taim.-br. 4. Sama-
veda, Isa-Up. (Vaj.-sanh 40; S.
Yajurveda.)

奧義書是書梵最後的一部分，從思想說來，它是獨立的作品。其哲學思想，在古代甚為發達。然而都是說話式的體裁，並非有組織系統式的論著。在其中，也有是由王族影響促進的，也有是中國地方以外的論議。其大成，全出於正統婆羅門。又其思想，亦並非風靡過全印上下各階層，僅不過在比較狹小的範圍中得施行而已。所以印度後世思想之勃興，不必盡認之為由奧義書所導出。

前梵書時代的末期，梵我同一說，已被刻劃分明。有關我的宇宙開闢之神話，在那最古部分的奧義書中，也已早有記載。謂太初，宇宙唯有唯一之我，存於人形之我，其他都無別物。由我起要開闢宇宙的欲望，乃生天、空、地及各現象和人類等生物。其開闢最初，我，又把自己分為夫婦之二，而後生一切。生後，我，又入於一切之中，則一切無非是我。這分明是把開闢神話，用於我之上的一種附會之談。但思想進步的，是設入於一切之我，即自我的精神靈魂。在通常情形下，它不可知，不能顯現其全體。惟於我等言語見聞思維間，可現其一部分。實際上把此等一部分統一起來，方是全能。若得知如此之我，即得知於一切。這與從來知道梵即成一切的法，當然根據梵我同一說，可以得到會通。同時根據神話，有更深意義的說法。謂宇宙，在太初是梵，此梵知道自已，自己即是我，「我即是梵」。依此唯一的梵，化成一切，作法則規律，維持並支配之。所謂法則規律，不外為真理；無論神人，皆必遵守。由遵守此真理，以覺悟「我即是梵」。若得知此自己，即成為梵。所謂「我即是梵」，即指知我而言：所以梵我，全然同一。例如知道我知道一切，與知道梵即知道一切，全同一義。此種思路，通印度思想之全境，非常重要。然以上所說，尚未脫離神話之範疇，不得稱之為哲學。但此神話，特別對梵我同一說，已被確定。使我人了解，應該內求，達「我即是梵」之境地。之後，於「我即是梵」之下，又加「汝即是彼」一句，成後世奧義書之全旨，甚被重視。此不外示明宇宙全體，均為自覺體系，由此我被捕捉得。凡我之欲望希求所缺乏之不足者，皆使完全得滿足，以到達最後之解脫。此說為後世哲學直接發達之基礎。根據此神話中之哲學，即凡一切現象，皆個別互異，但就其本質中心以言，却都一貫於梵我，被梵我所融攝，而非出於梵我之外。

二、我的本質的探究

根據我的開闢說之梵我同一說，梵我是宇宙一切個人萬物的中心總體，從各方面皆已明白。繼之應如何了解其具體的本質，尚待探究。在許多探究的解答中，幼穉的雖然不少，而優異的也是很多。此中多數，與個人名稱相結合。即是離去神話的傳承，成為個人悟性的鑽究。同時也就是哲學的起源。由於以我為靈魂的自我，所以被作為知 Vidya 或思維 Santelipa。謂知和思維，皆被包含於我之中；而知與思維之中，亦皆有我之存在；於是知與思維，便成為我。同樣又被思考到知之所在的心臟 Hridaya，統一五官而有思維作用的意，皆在此我之中，而我亦在彼等之中；所以彼等亦皆是我。

的供品，供養佛菩薩，這就是種了清淨的因，自然可以獲得清淨的果。

四件事中，第二件是：「終不於他妄加損害」。這裏的「他」是指其他的人，或人類以外的動物，甚至連草木都在內。這是什麼意思呢？人類因為要求生存，同時人類普遍的都依着自私的心理，因為自己要求生存，就不惜傷害他人生存的利益，摧毀他人的生命，來增加自己生存的保障。譬如說：依靠職位拿薪水養活生命的人，有沒有人肯將自己位置較高，薪俸較厚的權利讓給別人呢？沒有，不但沒有，而且有時還要千方百計，謀奪他人，較高的地位和較厚的薪俸！牛羊鷄鴨一類的畜生，與人一樣的有男女性，有生育，有夫妻兒女之愛。人類爲着口體之奉，不惜以殘忍的手段，使他們受到骨肉分散，和刀砧烹割的苦痛。草木一逢到春天的到來，枝枝葉葉，皆表現出蓬勃的生氣，人類爲維持生存，種食五谷，這是合理的行爲；至於靠技能，賣腦力，換飯喫，這也是應有的舉動。如果傷害他人的生存，殘殺異類的生命，那就不應該了。不應該做的儘忍心做了，那就是種惡因，受惡果，你要想清淨自在的化生，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所以佛弟子做人的條件，是慈悲仁讓，絕不爲着生存而侵損他人，殺害動物。佛在世時，有些比丘爲愛惜草木的生氣，有比丘不踐踏生草的規約。我國宋朝有個周濂溪先生，他的客堂前的青草，都聽其生長，所以歷史上有庭草不除的周廉溪，至今傳爲美談。這在科學昌明，專一注重在人本位謀幸福的今日，說這些話未免近於迂腐。然而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一股祥和之氣；殺、是一股殘忍的乖戾之氣。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好生與好殺，兩相較，究竟是那一種好？這就看人的信念如何了。

第三，「造如來像，安處蓮華」。如來，是佛陀的別號，如來像就是佛像。塑造佛像的創始和作用，在第一個問題中已經講過。造佛形像，供人供養禮拜，這是一種引發作用，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祇是爲無始以來的貪瞋癡愛所蒙蔽，自己不知道。但是人們都有個模仿性，與向上的期望，見了佛像的莊嚴端正，可以引發潛藏的佛性，由信仰而學佛。成佛是清淨的果，蓮華表清淨的因，由清淨的因，才能感得清淨的果，這是因果的必然律。

第四，「於佛菩提，深生淨信」。菩提譯成國語爲覺道，或者譯爲智慧。道，可以說是心的代表名詞，覺道等於覺心，就是說：要想成佛，覺悟自心，這是必由之道。然而聲聞有聲聞的菩提，緣覺有緣覺的菩提，惟有佛菩提，是大菩提，大者是究竟而徹底的意思。我們應於佛所成就的大菩提，深深的生起信仰。因爲聲聞緣覺的菩提，和佛菩提相差得太遠。聲聞緣覺菩提，都在屏棄之列，至於人間的富貴，天上的天堂，那就不值一笑了。

綜合上面的四個條件，無非是教我們行清淨的因行，才能獲得清淨的果證，得了清淨的果證，才能够獲得化生，化生於千葉蓮華之上，親近供養諸佛世尊，朝夕聽聞佛法，同時也就不須要投娘胎，受那污穢不淨的苦惱，更不受生死無常的脅迫。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華香散佛及支提，不害於他並造像，於大菩提深信解，得處蓮華生佛前」。

這偈語中，只是支提二字，其餘不須要再加解釋。支提，譯成國語就是塔廟。下星期一再會。

「我」難罪惡，無老死，無憂苦，赴脫饑餓。彼所有的欲望是真理，所有的思維也是真理。此正是我人應該探究與識得的唯一目標。若能探究而識得此我，即得一切世界，達一切欲望。這時諸神諸魔聞之，乃各遣派因陀羅與毘盧舍那，前往受教。生主以眼中瞳人及鏡中水中之人影教之，謂此等即不死無畏的我或梵。命實際伺水，以求體解。二人滿足而去。生主遂彼倆去後，乃獨言獨語，謂彼倆不知真我，恐從事與義的人，將會絕滅。一方面毘盧舍那回去後，即向諸魔轉教，把我當爲身體，成諸魔之奧義。彼等於此世不布施，不信仰，不祭祀，但對死屍供奉衣食，以爲可以贏得此世與他世之利益。另外因陀羅回去後，對生主所說之我，感不滿足，遂再回去向生主請教，生主復進一層教之：謂我人熟眠，歸於安靜，不做任何夢時，即不死無畏之我或梵。因陀羅聞之，以爲如此則不免落於虛無，乃更請教。生主又說：身體不過爲我之住處，可以壞滅。因我住於身體之中，所以有苦有樂，不能脫離。若離身體，則苦樂皆不接觸。如此入於熟眠歸於安靜之我，出離身體，達最上光明，顯現自己之本性，作最上人，自由戲樂。離主觀客對立煩惱，爲純粹主觀。若能如此識得此我，則得一切世界，滿足一切欲望。

由這故事，我們可以明瞭我的本質。婆羅門除了以識或慧證之爲我的本質之外，有時又說光明 Jyotis 實在 Satya 或歡喜 ananda 等名。有時更形容爲光明中之光明 Jyotisam Jyotis 實在中之實在 Satyasatya Satya 或最上歡喜 Parama ananda。有時更將之作爲見者 Drista 聞者 srotr 思者 Mantr 或識者 Vijnatr。這是經過奧義書時代的中期而完成的。也是對我的本質的探究，達到頂點的時候。本來，像這樣的超個人我，是沒在何差別規定的，從之也沒自己的我或他人的我的區分的。也不可將之看爲形而上學的固然本體之實在。但另一方面，謂梵是一切，一切不外是我，一切由梵而生，我爲一切的本源。由此結合，便自然被看爲本體之實在，一切皆由我而發展了。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生念

禪關策進解題

禪關策進，乃明末高僧杭州雲棲寺株宏上人撰述。上人初由坊間購得「禪門佛祖綱目」，知古尊宿刻苦參禪之軌範。以爲學道之資，無過於此，剴覈有年。復閱五燈諸語錄集傳等，擇取其中涉及參禪用心者凡百餘事，刪繁述要，輯爲一冊，即本書是。

是書分前卷二集，前集又分二門，爲諸祖法語節要第一，諸祖苦功節略第二。第一門錄諸祖黃藥運禪師示衆以下，歷代祖師示衆普說凡三十九條；第二門由獨坐靜室，至獨守鈍工，記諸祖參禪苦工消息凡二十四條。後集題爲諸經引證節略，由大般若經至心賦註，揭示散見諸經中學道修行之要略凡四十七條，間或加以評語，莫非關於斯道實參實悟之扼要模範也。

按著者自序於神宗萬曆二十八年開板，其後收入「雲棲法彙」卷十四。日本德川時代，明曆二年，僧鍾伯初付印，後有名僧白隱禪師，聞嚴頭和尚爲賊所害，驚呼佛教虛誕，多禪無實，因而煩悶無俚，偶讀本書慈明自警章，憤然立志，以此爲照心辦道寶鑑。白隱門下神足東嶺圓慈等述此因緣，重刊本書，廣行於世。本書彙編入日本續藏，今編入大正藏中。

按傳，雲棲大師諱株宏，字佛慧，號蓮池，俗姓沈氏，杭州仁和縣（今浙江杭州）人，明嘉靖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生。十七歲入淨，德業超群，澹於

榮利。嘉靖四十五年展母墓，感風木之悲，乃登五台山，禮無門性天理和尚出家，時年三十一。尋從照慶寺無廣律師，受具足戒。遊各靈山名刹，又入京師，禮辨融，笑巖二大老，遂大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隆慶五年還杭州，在雲棲山創建禪林，接延雲水，學者輻輳，宗風大振，遂成一大叢林。又圖復興戒律，撰沙彌要略，具戒便蒙，梵網經發隱等，以定律學軌範。又著阿彌陀經疏鈔，提倡淨土法門，復作禪關策進，示實參實究妙訣，蓋爲禪淨融合計也。時慈聖皇太后讀師戒殺放生文，大爲嘉歎，頒紫袈裟及裕金。萬曆四十三年六月示病，遺教門下大衆，七月四日寂。所著有本書及華嚴經感應記以下三十部四十餘卷，後人輯爲「雲棲法彙」問世。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語錄解題

本書略稱「曹山語錄」，集曹洞開祖洞山悟本大師法嗣本寂元證大師一代語要，巨細靡遺。最初大師語錄，雖有二三行世，頗多舛謬，不足窺見其真面目。日本紀州林泉寺僧玄契宜默深爲慨歎，就明僧郭黎眉所輯錄之五宗錄及其他羣籍陳編，摭據大師語要，校讎同異，辨驗真偽，題曰「曹山語錄」，附於摺日所刊洞山語錄，於寬保元年刊行，即本書是。玄契識之曰：「慈湛居士字禪海，丹州野野村人，姓曹原氏，假名清左衛門，原名廣次。少居京師，嚮往鷹峯覺城和尚，執弟子禮。義請於余

刊洞山語錄，既卒其業，今刊曹山語錄，附於彙刊，以爲一帙，以此廣布法寶功德，隨其先亡妻女又預自修冥福云。」觀此可知本書發刊願末。其後寶曆十一年，指月慧印校訂刻，其序曰：「夫師之語要，在元文間與洞山錄並行，不便於多衆遮眼。庚辰（寶曆十年）秋，吉祥衆納，就予集錄校刊，並刊洞錄，欲以正時世之妄謬云。」然比之玄契刊本，內容固無大差，惟排列次序稍異，是爲指月校之明和板。向來與洞山錄合本行世，茲爲便於編讀，發行單行本耳。故今本專從玄契。

按傳：曹山諱本寂，俗姓黃氏，泉州莆田（今福建省莆田縣）人。初志儒學，後歸佛。十九歲，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出家，二十四歲登具。唐咸通初，往洞山（今江西高安縣）參良价禪師，深蒙器重。在其會下數歲，努力鑽研，達於堂奧，遂受印可。辭去，開法撫州曹山（今江西臨川縣）後轉荷玉山，名聞遠近，學者踵接。曹吳宗名，實由洞山曹山二師，足以察其聲價之盛。時洪州鍾氏，問師道譽，屢請不起，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一首答之。天復元年六月十五日示寂，壽六十二，臘三十有七，塔於福圓，勅諡元證大師。

普濟禪師語錄解題

本錄乃日本曹洞宗始祖永平道元禪師六代法孫普濟善教禪師之語要，由門人禪雄、良珍、法鑒等輯錄。流傳既久，至德川時代，殆歸湮沒。偶有存者，章次渙散，都非原本。逮元祿八年，宇治興聖寺竺信和尚愛之，歷索散布東關、北越地方十數本，參校訂正，析爲三卷刊行，即本書是。上卷載師自明德四年，能登總持寺住山法語，及丹波永澤寺法語，越前龍泉寺法語，加賀聖興寺法語，越前禪林寺法語，新覺永光寺法語等；中卷小參、垂示、香語、引導等，下卷下火、偈頌、及行記等。禪師一代語品風藻，殆已悉收無遺矣。

按傳：師諱善教，號普濟，加賀國河北郡英田豪族藤原氏之子。幼志出塵，十三歲，禮同國淨住寺寂尊了光和尚剃髮。十六歲，從越前國曇英記室讀祖英集，光明藏，遂遊行四方，參當時善知識，大有啓發。二十六歲，駐錫京都建仁寺，慧別源禪師洞春院，三易星霜，見法門日非。竊謂「叢林衰敗，從事浮華，大法不軌，天下皆是。」去肆業之地，歸淨住寺。寂尊命充維那，執事凡五年，年三十四。以胸次未穩，故再行脚。至丹波永澤寺，投通幻禪師會下，刻苦精勵，一夜，定中有省，直入靈臺所解，幻深肯之，即傳衣法。時康應元年臘月十六日也。其後幻舉加賀之聖興寺付師。明應四年，出世能登總持寺，應永三年，徙丹波永澤寺，五年，遊越前龍泉寺，宗風大振。嗣於同國創願勝禪林二利，建立化門。十三年，命董能登永光寺，學者屢集。翌年七月，過舊隱，還越山，十五年正月微疾，十二日示寂。世壽六十二，法臘四十七，付法弟子八人。師東北南北之人，少壯行脚，會諸方禪將，識見自高。各地出世開堂，敷演宗眼，撥開撥於章句之間，詩偈之餘，於平實中真向上無限真趣。而其道譽之盛，蓋通幻門下第一人。

月坡禪師語錄解題

本錄乃洞山下尊宿加賀國天德院月坡道印禪師遺錄，侍者元曠元機等編輯，所收以天德住山以後之作品為主。就中第一卷載天德住山時之詩偈及復啓、香山香語、上堂、茶話、佛事、詩偈、願文、啓書、志等。第二卷「源流傳略」，記永平道元禪師以下，至其師愚隱和尚，洞派歷代諸師二十四人之史傳概要，而卷末收錄門人等撰「月坡禪師行實」及歸化僧東阜心越贈詩五首。本書先有延寶八年所刻四卷本，今不可見，茲依天利二年水戶書肆奧田十郎兵衛所刻二卷本。

師諱道印，號月坡，江州大津人。本姓源，佐佐木氏之族，寬永十四年九月九日生。幼孤，八歲謁

仙壽印禪師瑞榮，尋從竹龍蓮公受業。其後諸方行脚，至黃檗山謁隱元琦公，木庵瑄公，即非一公等。時隱元席下，參徒千餘人，惟師爲衆所屬目。然叢林地處，衆皆事軟暖安穩，師甚疾之。辭去，投薩涼寺鐵心禪師，遂歸曹洞禪派。寬文四年後，庵居於近江比良山獅子谷，煨芋煮果，孑然自適。近江一善信，於逢坂山之蟬凡舊址建庵，請師居之。師不能辭，遂爲暫留。既而掃永平道元禪師塔，留典記室。斯時師之道風大著於世。水戶參議源君見師山居詩，愛其風操，乃招掌俗宗寺，又置黃龍之席。天和二年，特受加賀侯之請，住加州天德禪院，後歸水戶俗宗寺。師天性慈愛，風韻奇逸，純誠出衆，言行超倫，實當時扶起曹洞禪風之大宗匠也。惜入寂年時不詳，所著本錄外，有多禪要略，庵居集等。餘見卷末行實。

感山雲臥紀談解題

本書一名「雲臥紀談」，南宋名僧大慧禪師法嗣雲臥菴主曉堂禪師著。師於南宋紹興中在感山日錄其壯歲多諸方尊宿所見所聞之事實及公卿宿衲之遺言逸蹟，有裨於修證警策者凡數百條，以遺後學。書中所記，或法談，或宗論，或詩話，乃至文話史話等，趣味津津不盡。是書刊行於日本足利初世，所謂五山板，與今日通行本不同，「雲臥菴主書」一篇見於卷首。「經籍訪古志」卷六載：「感山雲臥紀談二卷（貞和丙戌刊本）首有雲臥菴老僧自叙及曉堂上狀，末有貞和丙戌，沙門明超錄梓記云云。」至附之卷末，當在德川以後。註釋書除日譯外，有享保二年本宗和尚刻二卷四冊本。

據傳，曉堂字仲溫，宋洪州（今江西南昌縣）人，氏族不詳。壯歲遍經叢席，參諸尊宿，頗明大事。後投大慧禪師嗣其法，四衆推重。晚年歸隱羅湖（江西省）之上，杜門不與世接，凡生平見聞所及，諸方尊宿之提倡，朋友之談說議論，或殘碑舊

簡中之嘉言善行，莫不樂於輯錄。其所蒐集，皆一代宗匠賢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機鋒之動捷，酬酢之雄偉，氣格之弘曠，足以輔宗乘，訓後學，導人於至善，蓋不愧當時之大宗師也。惜不詳其示寂之年，所著本書以外，有羅湖野錄二卷行世。

山庵雜錄解題

本書乃明高僧臺州瑞巖寺住持無愠禪師撰。師爲虎丘八世法孫，壯年住諸方大利，晚歲結菴太白山（天童山），杜門樂道，編其平昔出入諸大老之門，所見所聞嘉言善行。乃至叢林之尊宿，儒道之先達，以及閭巷小子，苟有資於勸善懲惡，可作參學龜鑑者莫不輯錄。欲以上發先德之幽光，下脫後學之沉疴，即本書是。師示寂後，弟子玄極居頂開板，有明初僧錄司弘道序，師目序，蘇伯衡序，及天禧住山守仁跋，靈谷住山清濬跋。日本寬永年刊本有一絲文守跋。書中屢以頭空邪見之人，抹煞因果報應，「無助於禪學，祇增闢佛者之謗議。」此排斥之言，足爲學者進道之模範矣。

據傳，無愠，性陳氏，字恕中，號空室。臺州臨海（今浙江臨海縣）人。七歲入鄉校，後往徑山依寂照禪師蓮變。辭去遊方，先見淨慈靈石芝和尚，尋參資福一源靈禪師。一源禪師爲當時著名宗匠，師力事扣問，造詣深到。既歸徑山，又從寂照禪師，復至天童山見平石和尚，又參竺原禪師，遂大悟。初住臺州瑞巖寺，歷任浙東名利。參徒信悅，宗風大振。後謝寺事，退居松巖。時洪武七年，日本足利義滿用細川瀨之建議，以水晶念珠，嵯峨山硯爲贊，遣使請師東渡。太祖許諾，召師入京。師以老病辭，太祖憫之，留居天界寺。翰林院無相居士宋景濂慕師道譽，時時過訪談禪。是年多，奉詔東還，景濂爲師語錄作序。晚年，弟子居頂迎師於翠山（居頂所住）奉養。洪武十九年七月十日，書遺偈，泊然而寂。

從人生的多苦觀談到

苦集

二諦的開展

· 小山 ·

苦集滅道的四聖諦，是佛陀的根本教義，也是佛陀究竟悟證而說出來覺悟人生的四大理則。

苦集二諦是說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滅諦是其崇高的理想；道聖諦是要求臻此理想的正確手段。諦就是真理，含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意思。佛在維阿舍經中把苦諦喻生苦；集諦喻病因；道諦喻良藥；滅諦喻病癒。可見苦諦是現實的病態世間最好的寫照，是一種嚴重的苦果；果不是孤立的

，果必由因，集諦正是指出之所以有病態世間的來由，是一種苦因。佛陀的罪惡觀的根本，實即基於苦集二諦。就中，集諦特別重於觀察，因為在冷靜的現觀中，始能如實親見苦的因素，所謂知苦斷集，修道證滅，正是淨化革新，邁向解脫道上必經的過程。由於佛教思想高度發展的结果，教乘有大小

的劃分，在大乘的教義中，還有權實性相的不同，大都傾向於形而上的認識論。起初最單純的術語，其意義也逐漸繁衍起來。因而，同樣的四聖諦，各家都有不同意義的詮釋，尤其是如我國天臺宗，有所謂四教四諦：藏教的四諦不同通教的四諦，別教的四諦不同圓教的四諦，後後勝於前前。其實，如圓教的無生無作四諦，無非假借通教觀的功力作有效地衝開苦集的難關，而通達滅諦的理想，理論

儘高深嚴密，說明的方法上儘管不同，在實踐上，四諦畢竟仍是四諦。又如大樹緊那羅王經，緊那羅王彈奏的音樂是四聖諦的法音；彌陀經說：極樂淨土的七寶行樹微風吹動發出的音聲是四聖諦的法音，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等所鳴的也是四聖諦的法音，明顯的，是寓意於厭離現實穢土的苦集二諦；欣求理想淨土的道滅二諦的另一面。

苦集二諦的觀察，主要雖是偏重於現實世間的說明，但不無帶有依現實而反映理想的作用。也即

是說：由於對現實所激起的強烈的罪惡感中，無非為了加強出離心策發向上心。

上文說過，四聖諦是佛陀的根本教義，其他，如十二因緣等的教義，也只是四聖諦原理的複說或開展。三法印則是佛法的準繩，教義的重心。不論大乘小乘必談三法印（或四法印），離開三法印根本沒佛法可談，所談的也就不是佛法。三法印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三法印之一的諸行無常，在原始佛教的聖典中，到處反覆談到，甚至釋尊之所以能毅然把衆所爭奪的王位視若蔽履地一腳踢開，而矢志於聖道的追求，皆得力於無常觀的啓示。無常就是遷流的意思，有演進與退化的兩面：人文科學的文明，世界的不斷地在進步是無常；生命由稚而少，由少而壯而老而死也還是無常。無常就是新陳代謝的作用。依佛陀的教義說，不論宇宙現象或人生現象，凡是未能超越新陳代謝的窠臼的，就是無常，就決定沒有永恒不變的定型體，同樣的，無常就沒有常樂可言，因為在無常的定律下，壞的固可改進、變好，好的如不繼續改進，却也會變壞，故經說：「無常故苦」。大體說：生命界有四苦；自然界有四相。即世界有生住異滅的密移，人生有生老病死的侵蝕。法華經的「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的預言，在這充滿了火藥味的現實世間，可說

已經得到實驗，目前的世界，不僅一般導演戰亂者的國度裏找不到一片乾淨土，即若干狡猾的標榜中立者的國家中，也不是一塊磐石！特別是生活在極權國家裏的人們，到處充滿了恐怖、血腥，隨時隨地都有被鬥爭、或暗殺的危險，生命財產毫無保障，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下，有什麼樂趣可言。何況自身又是那麼脆弱，時間又是那麼光滑，一溜就過去，一個孤芳自賞的美少年，曾經何時，就變成一個老態龍鍾為人討厭的白頭翁了！楞嚴經上波斯匿王的感傷最足以說明這一意義，他說：「我昔孩提，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顏齡，迫於衰邁，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逮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又說：「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於今六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殆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唯一紀二紀，實為年變；豈唯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止，故知我身終從變滅！」總之，人生沒有絕對的美滿、如意，終歸是有缺陷的。涅槃經有個故事，他說：有姊妹倆，姊的像貌生的極其美麗可愛，所到之處皆給人帶來財富、繁榮、發達，在受人歡迎、愛戴、挽留而不願她離去；妹則適得其反，像貌生的十分醜惡，所到之處，皆給人災害，破財、敗產、死亡，人皆厭惡，拒絕她來。但她姊對人說：「我與此妹，行住共俱，未曾相離，隨所住處，我常作好，彼常作惡，……若愛我者，亦當愛彼！」人的命運正是如此，苦與樂、興與衰、光明與黑暗，好像一對孿生姊妹，早就結了不解之緣，永遠連在一起。快樂、幸福、光明的一面雖是人所同好；苦痛、衰敗、不幸、黑暗的一面雖是人所同棄，但不得你作主安排，大悲的釋尊，早就在佛經中說得很明白：人生絕對沒有永恒的福樂；沒有孤立的自我；沒有絕對不謝的芳色，衆生愚昧，以苦爲樂，無我

爲我，不淨處認爲淨等，佛說這是四顛倒。這四顛倒在原始教典中，敘述很詳。人生的苦痛除經典中常說的生老病死及愛別離、怨憎會等八大苦外，其他還有無量無邊的苦痛，真是呼之欲出。特別是生存在這戰爭的世紀裏，苦痛的花樣更多了。普門品、仁王護國經等，都有王賊水火災難的記述。這在原始聖典中也常說到，但這些災難，其嚴重性總不如現代的戰爭厲害，如光一個小區域的韓戰，竟造成數百萬人變成枯骨的慘劇！人生的苦痛，不是現在才有，難阿含經說：吾人在輪迴生死的過程中，其間作牛馬畜生被人宰殺所流的血，以及爲人時作奸犯科被砍頭足所流的血，如積聚起來，超過四大海水；同時其間父母兄弟姊妹親眷死亡以及財產的破敗，權勢祿位的沒落，所流的淚也盈如四大海水，與歷生以來，飲母親的乳汁也然，因爲經說：盡折大地的草木爲簍，也數不清吾人在六趣中所受生的父母的數字。可見吾人無始以來，受過多少苦痛！不但人趣如此，據經說：即純樂的天趣，也仍然逃不出生死的關頭。真是死網恢恢，疏而不漏，任何躲到天空、海底、山洞……終歸要被逮捕的，誰也逃不了。就是純樂的天趣也同樣受着業力所支配，到了天的福業消失，五衰相現，一樣要下墮循環受生。高等的畜生雖有享樂的機會，但牠們的苦痛畢竟比人要多。如果是一類有財鬼，或間有享樂的時候，要是餓鬼，那就毫無樂趣可言了。地獄在六趣中是最苦的一類，壽命又長，俱舍論說，有八大地獄。如正理門論描述等活地獄說：『衆苦逼身，數聞如死，尋諸如本。……謂彼有情，雖遭種種所刺磨，而彼暫遇涼風所吹，尋諸如本，等前活故，立等活名。』其他如黑繩、燒煨及八寒八熱等地獄，其受苦情形可想而知。

總之，人生畢竟是一純大苦聚，儘管有些樂天派於苦中作樂，以期麻木內心痛苦的感覺，求得片刻的淡忘，但結果也無濟於事，所謂『以酒澆愁，愁更愁』。因爲『積聚皆消散，崇高必墮落，有合必有離，有生定有死』，是一種因果律，只有面對現實，從根本上找出苦的原因，解決苦的結果，逃離上不生不滅的最安隱快樂的涅槃，才是善策，逃避何用？

我們已深深地體會到，這百孔千瘡的世間，以及衆苦煎迫的人生是苦的結果，然而什麼是苦的原因呢？何以會造成這樣慘慘的局面呢？佛說的遺教揭示我們：人類違反了理性，放縱於煩惱物慾之惡行的結果。

煩惱，依經說，有種種不同：如中阿含因品念所經有：欲、惡、痴、癡、利養、增一阿含邪聚品：諛諂、諂媚、惡口、嫉妬、無反覆；同經十不善品：殺生、盜他物、姦淫、妄語、兩舌、粗言、鬪亂、彼此嫉妬、惡怒邪見等，這僅舉出一端而已，與一般分類法不同。因爲這些煩惱只是佛陀爲了適應其時其地的需要而指出的。後來經過比較分類整頓的結果，有：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惑的五障；色愛、無色愛的五上分結；貪瞋、見、疑、有愛、無明、慢的七結等。就中，舉出大數的，有二十一結及百八煩惱等。總之，這些煩惱惡德，乃促成流轉生死大苦聚的主要原因，修證聖道的最大障礙。佛陀在經中，時常把它譬喻火、鐵、繩、毒箭、刺、虎狼、險坑等。我們要恢復理性的寧靜生活，我們只有澈底解說這些煩惱繫縛。然而怎樣才能澈底解說呢？這是個主要的問題，因而，在原始聖典中，特別重視人性善惡的分析，與聖道的積極實踐，因爲唯有於『解』與『行』的雙管齊下，才是達此目的的有效方法。

人生之所以需要宗教，人生多苦是主要的原因。而宗教之所以能與人類有效的救濟，也即是把握人類這一強烈的罪惡的實感，而揭穿人類的弱點，洗淨其污點，指出人類本然的理性，予引導向上！這可說是原始佛教的特色。罪惡，乃人類變態心理的活動，佛教的學理，原是最精細的心理學，如關於人性善惡的分析，在佛教的聖典中，尤其是在論藏中，其分類更爲精細複雜。本來原始佛教原是重視實踐的，後來，也許是出於了教論思潮的影響，佛教也就逐漸傾向認識論，目的當然仍是在於提醒罪惡的真實感！此中，雖然有說罪惡觀的養成不在論藏而在經藏，但對煩惱種類分析、整理與綜合，使它條理化、組織化或統一化，則非待於論藏不可。在論藏中，關於煩惱的分類，有集異門足

論，很條理的，以一法二法、乃至九法十法的分上去。其他如發智論等也有煩惱的分類，特別是舍利弗阿毘曇，分析的最精微，用數字舉出一個一個的煩惱，達二百七十餘種之多。其他更有八十隨眠，或見惑八十八使，思惑八十一品等。如正法經說：『一人一日中，有八億四千念，念念所爲皆是三途業』，或有說八萬四千塵勞等。但如所謂八億四千，或八萬四千的數字，只是隨而個之表示煩惱如何之多，不可說是分類的了。

以上所述，除正法經外，其他多屬有部系的教義。有部學派的教義，把宇宙萬有分爲五位七十五法。其中大煩惱地法有無明、放逸、懈怠、不信、憍慢、掉舉、大不善地法有無慚、無愧、小煩惱地法有忿、覆、慳、嫉、害、恨、諂、誑、誑、誑。在五元位七十五法中，包括色（物質）與心（精神）的二元，與他不發生關係的不相應行法，及超越此色與心的無爲法等而加以組織分類的。有部學說是以實體的眼光去觀察一切法，因而認爲法法都有實體存在。所以心所法中，煩惱心所也是實有。其中，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惡法（煩惱）的分類皆以善法分類的數字多，後來到大乘唯識學，雖發展爲五位百法，但煩惱的分類仍然很多，與有部的沒有什麼不同。

在這裏，我們必須了解，佛教教義的迅速開展，其背景實基於崇高佛陀觀的結果。原始佛教的佛陀觀是佛在僧數；佛與五比丘同是阿羅漢；佛證的五分法身與舍利弗所證的五分法身沒有什麼不同。雜阿含經說：『比丘！於色（受想行識）厭、離欲、滅、不起、解脫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比丘！於色（受想行識亦爾。）厭、離欲、滅、名阿羅漢。』依此文看，也無差別。所差別的，只是如來是『未曾聞法，能自覺法。……於未來世，開覺聲聞，而爲說法。』而聲聞比丘則是『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而已。但到了後期大乘就於凡夫邁向佛果的過程，細分各種階位，在各階位所斷所伏的煩惱惑上，也有種種區別，因而，每每一貪等煩惱，其所屬的內容上也有程度上的淺深不同。見惑或思惑分析的更細密，而無明則更成爲形而上的認識化了（這擬另文敘述，故此不詳）。



宇宙人生的本體論

(1)

文珠

甲：緒言

宇宙是甚麼？是誰創造的？用甚麼原料結構成功的？宇宙間爲甚麼有着高高的山，低低的水？發出雲霧底懸崖峭壁，幽深峻急底泉流？爲甚麼有着風雨晦明的變幻莫測？日月星辰底照耀，春秋的互更，寒暑的變換？爲甚麼有着雨後不清的茂林修竹？有着數不清的奇石怪石，以及嘉葩海卉？同時，有着數不清的無量生命？而在無量生命中，爲甚麼又有人畜的分野？和飛禽走獸的區別？人類的生命，爲甚麼又有生之可歌可頌，又有死之可悲可泣？人的生，究竟是從何而來？人的死，又將復何所往？人生的旅程，爲甚麼總是那麼艱險曲折，崎嶇不平？人生的性情，爲甚麼有些是這樣的慈愛可親，有些却是那樣殘暴不仁？同是人類，爲甚麼智愚不肖是那麼天淵，富貴貧賤又是這麼懸殊？誰在支配着人生？誰在主宰着宇宙？關於這些問題，自從人類有文化歷史以來，不知多少人去探討，去鐵研，可是，結果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終於找不到一個正確而圓具的解答，誠如錢穆博士所說：「……如說宇宙何由始，萬物何由生，人生終極到底爲的是什麼？不論宗教家和哲學界，都好在此等處用心思，儘推演，儘引申，未嘗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成一套理論，但與實際人生則愈離而愈遠。而且那一套，又是有頭有尾，竟體完密，若說它錯了，竟可是通體錯。於是只可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不得不從頭另再來一套。於是真理是真理，人生是人生，這一派是這一派，那一家是那一家。……」對的，古今中外，那些探索宇宙原理，人生真諦的學者們，除了在各人的主張與武斷之下，得到一些零零碎碎的偏激言論，而各執一端，各竄門戶之外，有誰能真正徹底的了解宇宙原理，給予人世間一個正確的，系統而嚴密的學說的啓示呢？沒有，的確沒有，所以攝大乘論中說：「譬如衆生，生育士夫，未曾見象，復有以象說而示之，彼諸生盲，有觸象鼻，有觸其牙，有觸其耳，有觸其足，有觸其尾，有觸其背脊，諸有問言，象爲何相，或有說言，象如犍柄，或說如杵，或說如箕，或說如臼，或說如帶，或說言象如石山。」這個譬喻，用來描寫世間一般摸索真理，而不能徹悟真理，只各挾一端，各執一是的學者們的態度，是最確實不過的！

不要說一般學者吧！就是普通的宗教領袖，又何嘗了解到宇宙的最高原理，人生的真諦呢？如舊約創世記第一章說：「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上帝稱光爲晝，稱暗爲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上帝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爲上下，上帝就造出空氣，將空氣以下的水，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事就這樣成了，上帝稱空氣爲天，有晚上

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而上帝造魚、鳥、牲畜、昆虫的目的也是在供給人的管理嗎？要是這樣，太近于無聊而不必要了，而我們人生存到這世界上的唯一責任也就是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昆虫，那未免太沒有意義，太沒有價值，也太可憐了！然而，我們人生存是為了管理魚、鳥、牲畜、昆虫而來的麼？宇宙的一切一切實的是上帝在六日裡創造出來的麼？還有：「上帝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這「我們」二字，那上帝決不只是一個，然則，上帝究竟是一個呢？多個呢？如果說有很多很多的上帝，那末基督只奉承一個上帝而否認其餘的上帝？如果說只有一個上帝，那上帝為甚麼要說「我們」？同時，一個上帝又怎能創造許多許多的事物，這不是犯上一因多果的過失嗎？所以，基督教，對於宇宙人生的問題，也不能給予我們圓滿的解答！

乙：佛教唯識的宇宙人生觀

佛陀呢？佛陀自從在菩提樹下，以敏銳而精明的智慧衝破了宇宙人生的秘奧，親見了整個宇宙人生的最高原理之後，他給予我們宇宙人生的解答，就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意思是說，宇宙萬物的運動不息，人類生命的生生不已，自然種種複雜現象的呈現，人與人之間種種遭遇與享受的不同，通通都是由於衆生各人的心識活動而變現的，既沒有那一法能夠離開這個心識而獨立生存，也沒有那一法的消滅與心識沒有關係的，這個心識是支配宇宙人生的權威者，也是創造宇宙人生的創造者，除此心識之外，更沒有甚麼上帝來創造宇宙人生，更不是上帝在主宰宇宙人生，所以說一切法唯識。

一、唯識的意義

梵語摩但利多 (Matāta) 譯曰唯。梵語昆若底 (Grāhī) 此譯為識。唯識的意義有三：一約遮表義，唯識遮記序說：唯識簡別，遮無外境，識謂能識，詮有內心，識體唯持業釋。意思是說，宇宙諸法通通都是心識的變現，所以一切法是假立的，幻化的，沒有真實體性的存在，所謂：「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唯有心識才是真實存在的，永恆不朽的，所以說唯識。二約破除緣：但可惜衆生不會理解到唯識的原理，只知執著外塵原非實有的虛妄境界，攀緣不息，而抹煞了內在內心的功用，如是以真作妄，認妄作真，因此，佛說唯識，唯是破除衆生一向以心外的客觀萬物是實有的迷執，識是破除一般唯識論者否認內在精神的妄見，故唯識遮記序說：「唯遮境有，執有者喪其真，唯識簡心空，帶空者乖其實」，三約教觀義，唯識義林中說：「觀遍計所執，唯識幻起，都無體用，應正遣空，情有理無故，觀依他圓成，諸法體實，二智境界，應正存有，理有情無故」。總之，唯識的意義，是一遮一表，一抑一揚，遮外表內，抑物揚心，使我們不要整日向外攀緣為物所轉，而向內開拓自己精進的文明，和恢復本具的真心，解深密經說：「諸識所緣，唯識所現。」唯識論：「是諸識轉變，分別所分別，由此彼皆無，故一切唯識」。這些經論都是說明一切法唯識的意義。然而，一切法是甚麼呢？

二、宇宙人生的本質

一切法是指宇宙所呈現的一切有形無形，若精神、若物質、若有情、若無

情一切無量無邊的法則，這些法則雖多，但總括起來不出乎色心二法。因為唯識學的宇宙觀，是說整個宇宙都是阿賴耶識變現的，所以宇宙間無論充滿了怎樣多的光怪陸離的複雜現象，統統都是阿賴耶識的相分，這個分是屬於一種虛幻的色法。而我們人生的構成，雖然也是由五種原則的和合而成功的——色、受、想、行、識。但這構成人生的五個原則法，該括起來，也不出乎——色（色蘊）、心（受想行識四蘊）二法。不過，小乘將此二法分析為七十五法，大乘則演譯成百法：表明于后：

小乘五十七法

- 一、心法（眼耳鼻舌身意等）
- 二、色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受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想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行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六、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七、無常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八、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九、不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無記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一、有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二、無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三、地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四、水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五、火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六、風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七、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八、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九、觸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受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一、想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二、行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三、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四、無常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五、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六、不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七、無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八、有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九、無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地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一、水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二、火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三、風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四、空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五、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六、觸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七、受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八、想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九、行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一、無常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二、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三、不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四、無記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五、有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六、無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七、地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八、水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九、火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風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一、空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二、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三、觸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四、受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五、想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六、行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七、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大乘百法

- 一、心法（眼耳鼻舌身意等）
- 二、色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受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想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行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六、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七、無常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八、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九、不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無記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一、有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二、無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三、地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四、水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五、火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六、風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七、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八、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十九、觸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受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一、想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二、行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三、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四、無常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五、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六、不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七、無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八、有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二十九、無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地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一、水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二、火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三、風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四、空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五、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六、觸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七、受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八、想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三十九、行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一、無常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二、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三、不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四、無記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五、有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六、無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七、地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八、水法（眼耳鼻舌身等）
- 四十九、火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風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一、空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二、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三、觸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四、受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五、想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六、行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七、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八、無常法（眼耳鼻舌身等）
- 五十九、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六十、不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六十一、無記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六十二、有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六十三、無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六十四、地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六十五、水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六十六、火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六十七、風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六十八、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六十九、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七十、觸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七十一、受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七十二、想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七十三、行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七十四、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七十五、無常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七十六、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七十七、不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七十八、無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七十九、有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八十、無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八十一、地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八十二、水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八十三、火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八十四、風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八十五、空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八十六、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八十七、觸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八十八、受法（眼耳鼻舌身等）
- 八十九、想法（眼耳鼻舌身等）
- 九十、行法（眼耳鼻舌身等）
- 九十一、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九十二、無常法（眼耳鼻舌身等）
- 九十三、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九十四、不善法（眼耳鼻舌身等）
- 九十五、無記法（眼耳鼻舌身等）
- 九十六、有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九十七、無為法（眼耳鼻舌身等）
- 九十八、地法（眼耳鼻舌身等）
- 九十九、水法（眼耳鼻舌身等）
- 一百、火法（眼耳鼻舌身等）

本來自宇宙全部，何止百法？不過因為衆生的智慧淺薄，所以彌勒菩薩造論深入，因而再將百法攝納成六百六十法，世親菩薩又恐衆生智慧有限，不能攝入色心二法中。我們整個人生的組織成分，離不開以上所列諸法，宇宙的諸法是結集成宇宙人生的原素，在色心二法中也就包括整個宇宙的本質，心二法是從何而來的呢？是不是上帝要有色法就有色法，要有心法就有心法呢？不！決不，這色心二法，都是由衆生的心識變現的，所以說：「一切法唯識。」

理想社會的美化與人的生(下)

宗教信仰與佛教的迷信

人們往往愛着自尊心的蒙蔽，變成不講理的驕傲，但是驕傲必敗，到最後難免不墮於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古人說「謙謙」者才是「君子」。所謂「大智若愚」或「虛懷若谷」，也是說明了「滿招損」，「謙受益」的道理。

醒世將軍

加以孜孜不倦的努力，以期他所嚮往的理想境界的實現，像古今中外的許多大思想家一樣，他們值得歌頌，也值得敬佩。不過人類之中，有智慧而又能具有創造意識的人，並不多，能夠創造出純正而完美的思想者，更屬稀罕。所以西哲亞里斯多德說「善人要愛自己，但要愛得高尚。根據這個理由，我們可以追問那些不信其他而只信自己的人，他們究竟信仰他們的什麼？又有什麼東西是他們所認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呢？所以「信仰自己」的論調，實在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即使中國的孔子，仍然謙虛地說，唯聖與賢，則我豈敢！何況區區之如我們？

有人說，根據中山先生的社會發展史觀，人類的進化是神權而君權，再由君權而脫化為現代的民權社會，信仰宗教是原始社會的心理趨向，如今到

了科學昌明的民權時代，人力可以勝天，民權就是一切，宗教的信仰，早該可以淘汰了。這是對的，但也是錯的。我們如果以信仰宗教，作為向神請求庇護，或者希望從宗教的信仰中，求取某種的酬報，却不從事於現實人生的奮鬥，那當然是屬於迷信的行為。但是科學昌明，民權的發達，只能給我們物質上少量的滿足，和現實中有限的自由，却不能更進一步給我們於精神上最後的慰藉，當我們呼吸到了最後一口氣的時候，誰又知道，那究竟進入了一種什麼樣的狀態。難道我們真正願意，一死百了嗎？人死猶如燈滅一樣的空虛和悲慘嗎？那還談什麼美化的人生，和理想的價值呢？那豈不是走上了唯物思想的路線，而成了「否定之否定」的揚棄定律了？所以只講物質而否定精神的觀念，實在是一種可憐而又可怕的思想！

也有人說，時代的文明雖然進入了核子分裂的階段。神道設教的流弊思想，却還拼命地抓緊着時代的脚跟不放，這實在是人類的恥辱，尤其是中國的不幸。西洋人的機械崇拜，每在突飛猛進，可憐的宗教徒們，還在求神拜佛，因為大家崇拜人類本身以外的神力或佛力，只求上生天堂，西往極樂，所以忽略了本身原有潛在的能力，而耽於物質文明的落後地區，受着列強的欺凌，弄得民不聊生。事實上，這些都是不明事理本質的看法，更是不懂思想傳統的謬見。神道設教的時代，雖然早已成了歷史的陳跡，同時我們也不可能復古的愚昧思想，而將時代的巨輪拉回到原始的草莽社會。但是我們有了所用的物質文明，却不能忽略了能用的精神活動，如果單有充沛的物質力量，而沒有正確的精神主宰，那末，科學的發達，只有增加人類死亡的速率，縮短世界壽命的距離。相反地，人類如果有了正確而善美的精神動向，便能利用物質而造福於人類了。由此可見正確的宗教信仰，不但不與現代的文明背道而馳，而且還是相得益彰的東西哩。同時，中國的科學落後，只怪傳統，却不在宗教。也許有人要說，時代的進步與社會的進化，完全是由於戰爭的刺激和影響，西哲黑格爾，也主張

如果沒有戰爭，社會就不會進化的論調，因為有戰爭，國與國之間才有競爭，才有各種武器的出現，才有各種政治思想的產生，如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就是一個戰亂頻繁的局面，但卻激發了諸子百家的共相爭鳴。同時唯有戰爭才能使得文化交流，如亞歷山大征伐印度而帶回東方的文化，漢武帝遣將北伐匈奴出征西域以後，才有佛教的文化東傳中土，清末由於鴉片戰爭的失敗，西方的文明才源源地向中國輸入。由於這些事實，我們要使歷史進化，要使社會繁榮，要使國家富強，除了準備去打人家，或者準備人家來打我們，似乎根本用不着任何宗教的信仰。其實這也只是片面的看法，而不是全部的真理。中山先生說，人類的歷史，是一部人類求生存的發展史，也是一部互助合作的發展史，筆者則願意再加上一句「人類的歷史，也是一部知識演進的發展史，因此。人類的進步，並不一定需要戰爭，（最低限度也是為了避免戰爭），而是循乎自然的擴張，沒有戰爭，時代同樣也有進步，如開現代科學之先河的天文學家，伽利略的發明望遠鏡（筆者按，據考證，伽利略是發明望遠鏡的第二個人），並不是因了戰爭的刺激，餘如愛迪生之發明電燈，馬可尼之發明無線電，牛頓之發明萬有引力等，也都不是由於戰爭的需要。所以凡為科學的發明，乃是知識演進的必然結果。這在其他各種的神教（包括一神教與多神教），的確沒有信仰的必要了，因為迷信神的力量，便否定了自己的智能，故在基督教的統治下，科學的發明是不受歡迎的，故在文藝復興以前，致有好多科學家的受害。然在佛教却不然了，佛教在佛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的原則下，鼓勵後人的創新，也指導後人的發明，同時佛教是一個智慧的宗教，唯有信仰了佛教的科學家，才會有更深的智慧，可以得到更多的啓發。這不是說佛教即等於科學的源流，而是說佛學之中，可以供給科學家們更多的智慧，來發掘更多的科學知識。由此可見，要使得我們的時代更為進步，使得我們的文明更為進化，信仰佛教，也未嘗不是一個理想的辦法。

或者有人會問「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還不同樣是一個人嗎？」這話是正確的，但也是偏激的。不錯，我們沒有飯吃，沒有衣裳，沒有房子住，會餓死，會凍死，會有各種的危險，不信仰宗教，決不會有生命的威脅。站在佛教的立場上，也不會像基督教一樣地說「不信基督的人，便要接受末日審判，被上帝關在地獄裡，永遠被火焚燒而永遠燒不死地受苦」，佛教以為，凡人只要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即使不信佛教，同樣也有他的善行價值，而會感到同等價值的功德果報，所以信不信宗教都沒有多大的差別。不過，信仰宗教之與我們人生，猶如求學問或者欣賞某種藝術品一樣，文盲和老粗，雖然同樣可以生活，但他們對於人生的認識，或對社會地位的爭取，就遠不如學者或藝術家了。同樣的，有正確的宗教信仰的人，他對人生的旅程便不會感到苦悶與迷惑，因為他有信心，他的死後會有一種什麼樣的境界出現，所以正真有宗教信仰的人，最低限度他是樂觀的，也是愉快的。而且唯有有了宗教信仰的人，他才會有勇往直前的生活方法，而求取真善美的最高價值。然而不幸得很，世人以為宗教多屬迷信，且將佛教當成了一切迷信的代表！什麼叫做迷信？我們的解釋是，凡為沒有理由，不勝理由而不問理由的一切信仰，都是迷信；凡是自稱為真理，而沒有永久性，沒有普遍性與必然性的信仰，也是屬於迷信；凡是違反人性，不合理性而缺乏邏輯性的信仰，也在迷信的範圍之內。換言之，凡是對於有條理，有系統，有方法，有永久價值與普遍適應性的真理之信仰，才能稱為正信。且讓我們來慢慢分析。

且說佛教中的迷信色彩，佛教傳自印度，經數百年而到中國，佛教初來中國，並不能完全與中國固有的原始思想相投合，由殷商而到兩漢，中國的社會裡，神鬼方術的迷信，非常流行，佛教在漢末東來，為了先求生存再求發展，便與方術術士之流，彼此合作而相得益彰，因此，初期翻成漢文的佛教經典之中，也往往雜有陰陽術數的東西，後來又

因為道教與佛教的屢次爭論，道士們大造其自抬身價的偽書，佛教徒當也不甘示弱，以致形成了佛教史上的許多污點，根據法經錄的記載，在南北朝時代佛典之中則有疑問的已有五十五部六十八卷，認為是偽妄的則達一百四十一部三百一十四卷。這樣龐大的數字，誰說不驚人？如現世最流行於中國民間的高王觀世音經，就是一部偽造的佛經。當然，這也難怪，俗語說「字經三寫，烏馬成焉」，佛教經過長時期的流傳，自也難免不發生「以誤傳訛」的現象。不過我們都有為之去偽存真或者辨別真偽的責任，否則讓迷信的色彩，遮障了佛法的光明，豈不痛心！

中國和印度，同為古老文明的國家，印度宗教種類之多，堪與世界牛耳，中國雖然沒有各種宗教形態的出現，但是神明名目之繁，也是够醜陋的了。水神、火神、風神，及種種社稷之神，天神、地神，加上各種草木疫癘之神，正直忠義而像關雲長與岳武穆者，是神，邪惡如狐狸與黃鼠狼者，也是神，算起來，中國的神實在太多了，但是這些神並不能像古希臘或羅馬一樣，成立一個神的集團，而成為一種宗教，因為他們只是「當方土地當方靈」的迷信，他們沒有一種中心的思想來彼此拉攏與互相團結。正因為這樣，中國的佛教便給他們當成了掩護，他們依傍佛教而成了佛教一個大包，一般不明白佛教真相的人，也就將這些牛鬼蛇神，當成了佛教的本來面目，同時一些只知學佛而不明佛理的人，也就把這些牛鬼蛇神，認作了如來佛祖，認為觀音是菩薩，城隍土地也是菩薩，弄得神佛混淆，烏煙瘴氣。甚至還有一些念佛數十年的老太太們，連佛教的教主是誰，還莫明其妙哩！三十七年，筆者在上海求學的時候，曾經發現過一件轟動了好幾天的新聞，因為大光明大戲院的右側，有一對歷年很久的石翁仲，誘惑了上海市不少的閭閻婦孺，前去燒香許願，求子求福的，每天幾達萬人，致使妨礙了該段地區的交通要道，市政府總動令將這一對石翁仲搬走，但是竟有幾位靠石翁仲發了財的神棍，打起佛教的招牌，向市政府請求維護宗教信

仰的自由，萬想不到在第二天的報紙上，便刊出了上海市佛教會的嚴正聲明，並予以不客氣的駁斥。由這一個事實，便可說明佛教不幸，如果說佛教的內容，便是這些迷信，誰說還有值得我們去信仰的理由？

來到臺灣，佛教更加變質了，有的廟裡，明供的觀世音菩薩，但一到拜拜，廟前的院落裡，却變成了豬、雞、鴨、鵝，魚等下等動物的陳屍場，觀音菩薩本來是救苦救難的慈悲大士，一過臺灣海峽，竟會大開殺戒，令我們這些剛到臺灣作客的佛教徒，能不悚目驚心！

事實上，臺灣之重視拜拜，乃是文明世界的一大諷刺，別說拜拜的本質如何？但就拜拜的動機而言，起碼要從二十世紀的中葉倒退數千年了，在原始社會的部落中，迎神賽會是一種定期的祭祀，也是人民的一種娛樂，假借娛神的機會，使得部落中的人民，舉行一次團體性的聯歡會，這是一種宗教性的活動，也是娛樂性的調節。這在原始社會中是需要的。照理說，今日的臺灣，鄉鎮林立，電影院與歌仔戲院，到處都有，像這種原始性的拜拜，該不會有了。但是依照本地人的意見，認為拜拜是一種風俗，吃拜拜是民間的一種應酬，也是一種享受，如果沒有拜拜可吃，民間簡直就沒有娛樂可言了。可見拜拜的陋習，是本省民間一種沒落的風氣了。有人說臺灣民間的拜拜，也是佛教迷信的一種，同時那些吃拜拜的人，也承認自己具有幾分佛教徒的氣質，何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以為凡是廟，就是佛教，凡是廟裡產生的迷信，也就是佛教的迷信。這在佛教本身來說，的確是跳進太平洋裡，也洗不乾淨的呢。其實那些在民間看成了不起的神明，那些操縱禍福生殺與作威作福的神明，那些企圖以血食豬羊來作為報酬的神明，站在佛教的立場上來看，他們不但不是佛或菩薩，甚至連神的名字都叫不上的，最多也只能稱為餓鬼或鬼類罷了。佛教講無我，那還用報酬，佛教重慈悲，怎好享受血



佛法與宋儒程朱理學

· 半 癡 ·

曾有人說過：哲學是說出一個道理來的成見，或是說出一種道理來的道理。據我所理解，佛法就是叫人破除一切成見，而自己本身却不存有一點成見；是否定一切不圓滿的道理，而自己更不以所說出的道理為教人的實際理地。圓覺經說：「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就是以指喻佛法，以月喻心性，意顯如來說教，原為使衆生藉教的指引以自觀心性，因為佛法的實際理地，是證悟而不是知解；知解是出於私欲的被動，證悟是出於心性的自覺。所以釋迦佛證道時說：「奇哉！一切衆生咸具如來德性，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六祖慧能證悟時也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無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故佛法證悟者，了知真性，周徧法界，一體圓融。斯時妄想既空，憎愛情盡，乃能無入而不自在。如圓覺經說：「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衆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堂，皆為淨土。有情無情，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故依我所理解，佛法與世間哲學，在實際的意義上，決不是同類的一份子，猶之醫生與病人，雖常有接觸的關係，但恰是處在相對的一面。

世界哲學上的論理，與佛法相接近的，以中國

孔子集大成一套儒家理論，如大學，中庸，說到理性方面，若干論點，可說是極相像了。但儒家的學說，是專重治世的，世之不治或難治，都是因為人類的私欲在那裏作祟，儒家的思想，是想將人類的私欲給牠劃定一個活動的範圍，這私欲在劃定的範圍內從事活動，認為是正常的，而且是受鼓勵的。然佛法却不如此。佛法在初基上接引人們，如實行五戒，與儒家認為必需遵守的五常，可說相近，但再開發上去的論理就大大不同了。宋儒程伊川說：「釋氏之說，若欲窮其源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說教如是，其正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而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朱熹也說：「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他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足以斷之矣！」有人問朱熹：「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答：「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他底且省力，人誰不悅而趨之！王安石平生力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又有人問朱熹：「佛與老莊不同乎？」曰：「老莊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絕盡！至禪則義理滅盡！」

我們看程朱理學的立論，顯然只拿人倫義理為據點，大有離此據點，則一切不談，所以朱熹說：「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至程伊川所說：「釋氏之說，若欲窮其源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其實據我的理解「佛法的理論，是沒有不能窮的！佛法的最要論點：是滅盡無明

食！所以依照筆者的看法，如果這些享受拜拜的神鬼，轉投為人，那他們定是一群無惡不作的地痞流氓無疑。

再說到做佛事與燒化紙庫錫箔，其中也有着不少的迷信成份。而且這兩項東西，也同為中國的產物。在梁武帝時代，佛事很興，法會很多，但並不如今在這種交易式的經懺買賣。當時有誦經禮佛的佛事，有集體修行的法會。根據佛理，施主為了超度家人，布施財物給三寶門中，使得僧侶們安心向道，自己也到三寶門中聽聽佛法，俾得增長自己的善根，而減輕死者的罪孽。那像近代的中國佛教，竟以做經懺來維持僧侶的生活，齋主們也以顧客的身份來購買幾卷經像送給他們的祖先，的確已經變質，而且是近乎無聊的迷信！

說到紙庫錫箔的歷史，筆者無從考證，不過筆者可以肯定地說，佛教裡沒有這門「法寶」，要說是出乎中國原始迷信的流傳了。照理說時代進步了，這些迷信的殘餘也該漸終正寢了，然而相反地，因為人間紙幣的流通，聰明的人們，竟也替死人的世界印製了各種不同數值的冥票，並標為「冥國銀行」的信用物。我們真不知道那些思想天真，而在死人頭上找錢花的先生們，有沒有向「冥國」政府的閻王爺那裡備過案，他們所標的「冥國銀行」，究竟又有多少基金，如果就這樣有增無已的大量發行下去，死人的世界裡，會不會影響金融而發生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再說，如果死人的社會裡，也有經濟生活的話，那末在他們的社會組織裡，為什麼就沒有類似人間的「銀行」或「錢莊」的機構呢？如果說死人不能生產而只會消費，那末我們燒了紙錢和冥票下去，又叫死人去購買什麼東西呢？事實上，佛經告訴我們，人死之後，不一定就成為鬼，他們或者生天，或者重得人生，或者墮入惡道，變成畜牲，或者淪為餓鬼，淪為餓鬼，便像人們的身入囹圄，只有痛苦的壓迫，毫無自由的活動可言，那當然也不可能再跟人類一樣地運用貨幣了。可見佛教並不迷信，只是迷信害了佛教。

貪欲，顯出平等本性，此外也再無深奧奇妙之處。儒家所提出的忠孝仁義禮智等教條，只能算是限制無明貪欲的障防，而不能作為消除無明貪欲的藥劑，故宋明理學家所說的「天理」，換言之，是以人類為出發點的一種和平生活方式的理想。在佛法上講，只是一種有節制的無明貪欲的世間法而已！就因為這所謂「天理」還是無明貪欲，故其本質上同樣是具有分別心的私的成見，甚至於與大學中庸的儒家最高義理，也有不能自圓其說之處，那能契合得真實的平等本性，達到如佛所說的解說自在！因此儒家的真正講理學者，因為思想上愈向上鑽研就愈覺矛盾，多進而投到佛學禪門裏去。

今試具體一點說出理學者矛盾的所在：因為儒家本是主張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既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就決不能以人類自私為出發點而殺害或烹食與人類同具有靈感的動物。這一點只有大乘佛法，在理論上，在實踐上，使學者能得到真正的知行合一的軌則。試舉最淺顯的一個例子來說：程伊川論佛戒殺生之說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饕餮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筆者註：伊川此語可為達爾文進化論的祖師。）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先見嘗見一豚，不忍殺，放去。頤中二句曰：「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依據程氏兄弟以上所說：與中庸所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儒道，已不自知其所謂了。若照楊嚴經果相續之理，豈但戒殺生算不得什麼君子，那能牽扯到「仁」「義」上去，只能說是初步學道修行的一個小沙彌應實踐的作業罷了。

楊嚴經說：「相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

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以欲貪為本。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為本。」（筆者註：根據上文，佛早為達爾文的進化論說出弱肉強食之所以然，而程伊川却早做了進化論的先知先覺。）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噬，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為本。汝貪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憐汝色，經百千劫，常在纏縛，唯殺盜淫三為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

所以一般真正研究天人合一的理學者，見到佛經的理論透澈圓滿，多拾理學以就佛學，正如程氏所說：「學者（指他的同門）於釋氏之說，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然則腰股入其中矣！」這雖是程氏一種悲哀而又愚痴的對佛法的謾罵，然正表示理學基礎之不穩。又如朱熹說：「只緣他（指佛與禪）打併得心下清潔，所以本朝李文靖公、王文正公、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學他！」又說：「此個道理纔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與禪不相似，學者只是不會到深處，纔到深處，定走入禪去！」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如程門高弟游氏，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立，游游漾漾，終是看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也須疑著他有個好處！」可見理學信徒們是常感覺空虛，並時在動搖以自求改弦易轍的！

朱熹對此種情形，雖感慨萬千，但他執而不化，故他所作大學章句序有云：「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他作的中庸章句序又云：「至於佛老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佛法的「實」在何處？「真」是什麼？我想朱熹是因

為心中梗有一物，使他漆黑一團，所以不能了解。明沈士榮原教論有云：「眼能見物，不能自見，若有可見，決定非眼，雖不自見，非是無眼，心性亦然！先儒盡心養性，只在已發處存養，但見得心性發用之處，其於思慮未起，聖人允執之「中」，則昧然而莫識，其去孔子子思為有間矣！」又云：「吾佛以染淨和合為心，純淨無染為性，非真悟者莫知心性之體！」但我細加研究，朱熹或者不至於見不及此，他之所以要一口咬定佛法為「無實」為「亂真」者，無別故：為他要作儒門的聖賢私欲所束縛耳！

如我對佛法所理解，學者如著有一毫蓋的私欲，也如一翳在眼，空花亂起，自蔽圓明本體。譬如朱熹所說：「至佛則人倫絕盡，至禪則義理滅盡！」在佛法上講，朱熹所謂人倫，正就是圓覺經所云：「世界一切種性皆因淫欲而正性命者」之一種。人倫絕盡，正是輪迴止息，出離合覺，直至道場。朱熹的所謂義理，正就是由無明妄想所立的語言文字，義理滅盡，更即是屏除一切戲論，行起解絕，進入法界海慧之時。不過這種境界，却非充滿生死垢心，銳意專求著書作聖賢者所能契會得到。佛法之偉大處正在此，佛法之所以不易為學者們所澈底了悟者也在於此。

我想：很少例外吧？世間一切哲學的理論，其出發點正如圓覺經所云：「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己主宰，一切眾生，生無慧目，身心等性，皆是無明；譬如有人，不斷自命！」故其立論，永為私欲的成見所把持，僅私欲有淺深，成見有厚薄罷了。倘使這些哲學家們，都能仿效達摩去跌坐面壁，拋去全部所得業識知解去做參究，一日忽然有「漆桶」爆裂，發見自己本來面目者，我想他定會大叫起來：「佛法真的不是用世間分別計度的妄情所能體驗得到的！」



激

勵

悲

心

無念

近一個月，恭逢南亭法師宣講地藏經，多半時間，我去聽過。南師講經善用故事，方便善巧，發揮妙諦。使聽眾興趣盎然，印象非常深刻。

地藏菩薩與閻浮提眾生最有緣，一部地藏經也最切合現代人的根性，無奈能有機緣來聽經的人，以臺北人口比例來說，竟是萬分之一而已。

聞佛「苦切」的法語，由果說因，懇切的一再開示，那樣的苦報，是由那樣的惡業而來，詳敘種種地獄名號，形相，悲慘可怕，不忍卒聞。因為有此藥感地獄的罪苦眾生，才激勵起菩薩無上大悲心。而發下：「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大願。

地藏菩薩在過去不可說劫數中，曾是孝女的出身，在做光目女的時候，為了救她的母親，永脫地獄，不替擴展誓願，普度一切罪苦，於是對清淨蓮華目如來像前立願：「却後百千萬億劫中，應有世界，所有地獄，及三惡道，罪苦眾生，誓願救拔，令離地獄惡趣，畜生，餓鬼等，如是罪報人等，盡成佛竟，我然後方成正覺」。此弘誓的偉大永恒，有與虛空一樣的無窮盡，而況菩薩度脫的對象，是剛強難化的惡性眾生？更使十方諸佛聖眾讚嘆不已了。

佛經所說的地獄，是業報所感，那是此身報了死後的事。在我們這現實世界裡，「地獄」有沒有呢？可說有的；戰爭，罪犯，饑饉，貧窮，疾病……有痛苦經驗的人，才知身受之苦，在沒有臨到自己頭上，只是莫不關心罷了。

十多年前，我住在一個小縣城，緊鄰就是監獄，那一圈暗灰色高牆的圍牆，牆外砂石零亂，草木不生，滿目荒涼，就像一座大鐵圍山。據說，

那裡的犯人，多半沒褲子穿，身上掛着幾片破布。囚糧是定量的，關的人多了，不夠分配，貧窮的，沒人送飯，只有挨餓。有一回，犯人敵不住饑火的燃燒，竟捉住一隻老鼠，活剝皮，吃了下去。那兒邊地，文化水準極低，加之地瘠民貧，殺害搶掠，犯法者「因愛不斷」，監獄永遠人滿為患，受苦不盡。

在臺，我曾參觀過一所救濟院，表面倒收拾得很乾淨，有秩序。但是那些癡呆五官不正的面孔，陰鬱的氣氛，愁苦無告的神情，和常人到底不同，叫人見了頓生憐憫的悲心。另有一間屋，特別加了大鎖，關閉着十多個人。原來是收容的街頭乞丐，因為他們有碍市容，被抓了送進來的。他們並不願過這種吃現成的生活，只是煩躁不安地踱來踱去，看那焦急的樣子，很像掉入陷阱的野獸，其心情之苦，可以想見。

剛讀過雷馬克的：「生命的光輝」，這是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集中營的慘象，是人類極端兇殘的一幕

悲劇。實足反映出戰爭所造成的惡果。然而不是集中營的過來人，他也不曾發此悲心，顯這這慘絕人寰的地獄相，公諸於世。因為「集中營」與普通入「不共業」，電網多天，飛鳥也難越過，它與人間生死契闊——俘獲簡直就是一群餓鬼，畜生，饑火煎熬，苦役勞累，酷刑殘忍。他們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人。火葬場屍體如山，骨灰鋪滿泥濘的雪地。骨頭架子似的活骷髏，幽幽的只剩下口氣，在地上爬行的。但是生存的欲望仍是強烈的，唯一的念頭，一時一刻的換下去，挨到黑見天日的一天。讀了這本書後，印證地藏經，愴然悲憤的心情，久久不退。而警惕之念，油然而生；難道這不是現世的阿鼻地獄？人心的兇險作惡，並不會因此而消滅，貪瞋癡見，爭權奪利，戰爭的危機仍在藥力的醒醒之中。

每天打開報紙最吸引人的社會新聞，不外殺盜淫妄的範圍。每天有血淋淋的自殺他殺的鏡頭，逆倫悖理的怪事，穢污淫亂的醜劇。這些萬花筒似的眾生相，真是：「舉心動念無不是罪」。

當我聽經聽到：羅漢問光目女：「汝母在生作何行業？今在惡趣，受極大苦？」

光目答言：「我母所習，惟好食噉魚鼈之屬，所食魚鼈，多食其子，或炒或煮，計其命數，千萬復倍。」立即連想到，冬天「烏魚子」上市的大廣告，而專愛吃烏魚子的人，那可太糟糕了！貪圖一時口腹，豈不和光目女的母親一樣，殺業造得太多，墮入惡趣，受極大苦？又街上餐館林立，每天不知要宰割多少生命，血肉狼藉

，火烙油煎，儼然是畜生的地獄酷刑。但屠殺的人，食用的人，都視為當然。地藏菩薩如降臨閻浮提的都市，巡視一下大小屠場，他一定感到肩上海付「度脫罪苦」的大願擔子，沉重不堪了吧？

聽一部經，多少總要增進一點道心。了解一些佛法，也順帶懂得了人生禍福利害的奧秘。

信仰佛經所說，再來觀察現實的世態；正在造的業，方興未艾，已感到的果，苦報無有盡期。忽然猛省：所謂觀苦發心者，能不激動大悲，趕發菩提心，以救世為己職？

中元感言

林詩

(1) 佛偈喜日 僧自恣日
中元佳節佛懺心，聞眾安居懺悔音，過現未來咸此日，同儕自檢意清湛。

(2) 目連尊者 供眾救母
中元勝會盂蘭盆，尊者目連盛意殷，供養安居諸大德，求為救母度孤魂。

(3) 俗世迷者 撥無因果
中元世俗祭靈神，忽忽踐生行不仁，食肉當知償肉報，來生惡轉畜生身。

(4) 畜生遭殊 因果循環
中元將屆畜遭殃，遍野哀聲血滿場，善者宜生同情念，慈悲不失佛真常。

謝普揚



聞思集

· 炊僧 ·

八 慚愧與憾悔

我們希望正法得以久住世間，唯一的辦法，那便是多多建立和樂清淨的僧團。僧團的清淨，當然須靠健全的法子，而法子的健全，那又必須有嚴肅的律制始為功。然而去佛時遙的今天，人多喜憐而惡勤，好動而厭靜，稍有法緣的人，則於利養上講求；堪能講法的人，則於名聞間奔馳，這樣一來，善美兼備的佛制，幾成無人問津的昨日黃花！佛制一弛，隨着而發生了一種：愚者不安其愚，日日妄念紛紛，莫知其披離的目的為何；智者輒恃其智，時時傲氣凌人，不思其弘法利生的意義何在的現象。於是乎，缺賢如能，我慢高山之氣日長；尊師重道，卑以自牧之風日消；凡穿如來衣，吃如來飯，而未喪良知的人，觀此情形，誰能不痛心疾首，欲言而無言呢！

我人知道釋尊製律目的有二，一、近在攝僧，如說：「攝僧；極攝僧；令僧安樂；折伏無羞人；有慚愧者得安隱住持……」二、遠在住道，如說：「自今以後，我諸弟子，輾轉行之，則是如來法身常住而不滅也！」可是，什麼原因現在人多對如來遺教聞如未聞，知同無知，不能夠依教如實奉行呢？究其癥結所在，不知慚愧，不行憾悔，是最大原因之一，如果每一個佛弟子，時時處處，念念不忘：「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異也」的遺教，慚愧心自然會油然而生起。有了慚愧心，過去的過惡則知憾悔，未來及現在的過惡則不會再生起，所謂：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記得慈山大師也說過：「有慚愧者，則善法得生。」戒經序上也說：「彼比丘自憶知有罪，欲求清淨者當憾悔，憾悔——則安樂！」所以我認為「憾悔」實是釋尊給犯者自新的無上妙法，「慚愧」纔真是衆

生成佛作祖的捷徑哩！我們欲使和樂清淨的僧團出現世間，欲使如來的正法久住世間，互相鼓勵發慚愧心，行憾悔法確是最有效的法門，假使教內大德，不以本僧人微言輕見棄，令已生惡法的憾悔，未生惡法者不令生，能如是，佛法的興隆，或可指日以待。

九 愚癡與智慧

愚癡與智慧，猶如黑暗之與光明，是永遠合不攏的兩樣東西，說明白點：有愚癡的存在，智慧就要退避三舍；有智慧的存在，愚癡自然也就退避三舍而無從用其伎倆了。愚癡的意義如何？智慧的內容又是怎樣的呢？現在簡略的分別來說一說。

愚癡，意思即是無明或無知，它是一切煩惱的根本，一切生死的源頭，一切難染法的主動者。我人從無始來糊塗而生，糊塗而死，頻頻流沒於三途六道者，即為愚癡所驅使，我人於虛妄不實的事物上終日逐逐貪求者，亦為愚癡所蒙蔽，我人於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八風，而常起喜怒哀樂之情者，亦為愚癡在作祟。學佛人如不能隨分隨力，斷除愚癡，欲得佛法實益，實無有是處！怎見得呢？因為我見我愛我慢等，皆從我癡而生起呀！我癡不除，我見愛等必隨之滋蔓，見愛是熱煩有漏之法，故與清涼無漏之佛法相背。又愚癡乃純大苦聚之首領，所謂：無明（愚癡）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等。這些都是生滅無常之法，比佛法又是遲鈍。可是怎樣能斷除愚癡，進而得到佛法實益呢？很簡單，那便是要去發掘你自己的智慧啦！

智慧，梵語叫做般若，亦可以叫做「明」或「覺」，與世俗所說的知識不同。佛遺教經上說：「智慧者，則是度老病死海堅牢船也；亦是無明黑暗

大明燈也；一切病苦之良藥也；伐煩惱樹之利斧也。」又說：「若人有智慧之照，雖是肉眼，而是明見人也。所謂「明見」，亦即是正見，即是說：有智慧的人，雖是肉眼凡夫，也能正確而澈底的明瞭「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真實意義；進一步獲得「涅槃寂靜」的究竟妙樂。所以心經上也說：「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接着又說：「以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裏有一問題，有人必要發問：我們常被無明蓋覆，愛結所縛的衆生，用什麼方便纔能破除愚癡而獲得智慧？我說：唯一的方便，是以精進波羅蜜深入經藏。經藏（包括經、律、論三藏）是從釋迦如來無漏一切智海中流出，我人如能身心放下，正信不疑，恭敬虔誠不間斷的讀誦受持，熏習日深，雖不見得馬上即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最低限度身口意三業也不至於常在貪瞋癡三毒中討生活，如能由不貪而行布施，由不瞋而生慈悲，智慧自然也就隨着不癡而出發了！這樣，純大苦聚的十二緣起也即隨着而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這即是「以明智慧」為上首故，生一切出世清淨法」的說明，亦即是「以明故有涅槃」的鐵證！

大藏經委員會業務報告

一、本會藏經現印發第四十一冊如欠繳經款訂戶皆能按照規定繳款則將迅速完成近有訂戶詢及是否再印大藏經續編本會此次所印為大藏經正編由印度傳入經論及我國經論註釋已包括殆盡續編係由日人所撰僅為附錄而已本會是否續印俟正編結束再行集會研議決定。

二、現已寄發之藏經請各訂戶接到後隨時檢閱如有漏頁頁數顛倒等錯誤立即通知本會予以更正在印刷發行期間更正方便爾後與承印廠商解約更正不易特先奉告。

塵梵隨筆

(續五)

陳師潛



某書云：「毀謗楞嚴，實即提倡邪宗，毀謗正法；禘子不識邪正，以正作邪，以邪爲正；而望佛敎興盛，嗚呼悲哉！」又云：「佛經常說佛法離一切相，離文字相，離言說相。」竊推近今縉流之重法相而輕楞嚴者，誤認楞嚴落空耳。實則法相教理，不信有十方世界恒沙佛事，復以唯識變故，不信有佛力之加持事；楞嚴經雖談心性，而有：「窮空不歸，散入諸趣。」之語，何嘗落空乎？且經中屢行人供養佛菩薩與天帝釋四天王，未嘗排斥祀典也。準是以觀，妨礙祀典與寺院衣食之資給者，乃法相而非楞嚴，乃唯識而非禪宗也！法相無益於修持，無益於寺院祀典而人重之；楞嚴有益於修持，有益於寺院之祀典而人斥之！本末顛倒，此近今釋教凌夷之所由致歟？

佛敎有宿命通，能預知未來事，然非常僧所能見。先儒亦有類似事蹟：唐時潮州隱士陸竹溪，精易理，能預知未來事，嫁女時無力備奩具，書「岳伯省郎」四字，置木箱中，語女云：「後有求書者，每字索千金。」陸逝後十餘載，某京官奉旨建牌坊，懸賞求書「岳伯省郎」四字，勒石而毀者屢，無當意者。後得陸女書，遂以四千金易之。牌坊現尙聳立潮安昌黎路，俗稱岳伯亭云。

潮安縣城開元寺，相傳爲唐初尉遲敬德奉旨監建者。寺廣百畝，居城中央，四大天王坐像雄偉，攀登其頂，僅可摩頂，其碩大可以想見。清代以前，寺產頗饒，例置百僧，爲十方叢林制。民國以還，管理廢弛，漸爲官吏侵蝕，兩側旁廟，且爲機關學校報社及商會等佔用，而天王殿竟淪爲說書場及公共茶室，於是樂於清修之流，多望望然去之！百僧之額，僅逾其半。每逢除夕，例將一歲餘資，散布貧民，應集受施者，數以萬計！恒有壓路人命事。布施爲善舉，壞人名爲惡事，功不償過，寺僧迄無改善辦法，亦顧預之極也。大凡縉流多受布施，惟開元寺僧平日不收香油錢，除夕反以施振窮困，爲潮屬寺院所僅有者。潮安梵剎除開元寺外，其他寺院齋堂約數十處，多無可述，惟城西關帝廟，居葫蘆山巔，內奉帝君及佛像。廟前非道士而爲僧伽。建有小樓，陳設精緻，爲談禪勝地。民初潮梅鎮守使洪兆麟經營潮州西湖時，恒至其處消暑，爲不可多得之小伽藍云。

印光法師嘉言錄云：「佛法大體，不出真俗二諦。真諦則一法不立，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也

俗諦則無法不備，所謂佛門事中，不捨一法也。教則真俗並闡，而多就俗說。宗則即俗說而掃除俗相。」此段文字，可謂真知灼見。千餘年來宗門與教派立場說法之歧異，於此可得一明確之認識。昔毛西河（奇齡）每爲文，必陳書滿几案，及文成，無拾前人牙慧，夫人常讀其類。余獄中閱藏經論札記小評，與瓊隨筆並錄，見者咸以摘錄經語故事相贈，詎知考據並詳述見解，必節原文，古今相沿成例，余摘錄經語故事，必標明出處，並加括弧，與評語隔離，未嘗掠美前人，何不思之甚耶？

世之講文者，視文字爲商品，爲求提高其銷路與價值，必不惜曲意題材，虛構故事，極盡其迎合社會心理之能事。是以誣盜、誣教、誣淫之文，觸目皆然！佛教徒束身持戒，杜絕綺語，不以營利爲目的，其選材悉以教化爲主，動機不同，見解各異；故究繇之聲，文殊流俗，罕見有風靡之作，厥因在此。

故友蔡敬翔，畢業上海美術專，擅水彩畫，壬午至甲申乙酉諸年居惠來，執教縣立中學，任美術課

程。時值抗戰期間，海運斷絕，物資不足，宣紙來源不易，值特昂，蔡以厚毛邊或連史紙噴種種顏色，如淺虎皮箋狀，用寫條幅花卉字畫，頗具別緻。雖展覽亦無識其酸氣者。在世俗劣紙不書之風氣中，蔡之別出心裁，可謂善於權變。甲申秋，會爲余居城西某庵，庵會爲救濟院借充育幼所，突未地飢饉，棄嬰死於此者數百人。余不知其詳，睹有室，思寄寓焉。庵主不許，蔡強之，哀求不已！余以其吝也，遂罷。旋蔡語余，謂：「室昔爲亡嬰停屍所，育幼所遷徙後，居之者輒病，庵主之拒余者以此。」始知其不行方便事，蓋善意也。今離惠邑十餘稔矣！回首前塵，正不知伽藍夕照，猶有清磬紅魚之聲，發自琳宮否耶？

四十二章經言：「供養無念無住無修無證者之功德，勝於供養百億三世諸佛。」竊疑其言之過甚，佛敎言佛語爲聖言，經乃佛口宣說，豈有欺誑？闕疑已久。余王辰往返諸地，受生活限制，是以營養不良，一病幾殆，甲午各地即以災歉聞。甲午各地雨，對余必豐其供施，而丙申五穀豐登，甲午未至東部澎湖，而東部澎湖旱造缺水，不在豐收之列；不惟報施之巧，恰如其分，東部澎湖福托之奇，尤足見造化因果歷歷不爽！報期與感應篇所述第一年報於第三年之期間，完全融合，至堪採信。佛家有「一文施捨萬文收」之偈，余躬驗之矣！

惠來縣西百二十里梅林山間，有盤龍閣，建自清代，至今幾近百年。分二座，前座爲正殿客堂及僧房，後座爲禪堂，空曠荒涼，庭草幾可沒階，廢置已久。禪堂右側供開山僧華光禪師肉身龕，道貌岸然，面目如生。閑住僧侶齋姑十數人，潮俗男女殊寺，惟斯閣獨異！蓋山隙僻壤之區，民風閉塞，婦女罕離鄉井，遂權宜安頓耳。院產不豐，養蠶蜂以濟道糧。蜜質優異，爲梅林名產，號盤龍蜜，閩之名，因蜜而顯，故知者多。然交通阻梗，參禮者寡，常住僧絕少建樹，百年名利，毫無拓展，至足惜也！余甲申仲冬過梅林，詣閣作半日遊，知其梗概如此。



禪餘偶談

(前續)

佛果

道香長老的事略

公諱明敏，號道香，湖南永豐蕭氏（虛雲公的俗侄），生於清季咸豐二年，壬子七月廿一日卯時；其父克耀，母彭氏，年皆不惑喪無後，一日發心齋戒沐浴，同詣獅子山求嗣；已而還家，虔誠有感，是夕獅子山岩內有一羅漢倒地，忽有白色圓光騰至克耀家中，入而勿見！時彼夫婦同床一夢，醒後互談夢見白月入室之事，彭氏自覺有娠，至月滿時果生一男，有威德相，異香滿室，寶光燭天！安名異香。至三歲半時，隨母乘輿與獅子山還香，見諸和尚拜佛念佛，公即學之，及歸家後亦常拜佛念佛，人皆異之！

七歲蒙讀，八歲皈依，一日隨母獅子山進香，彭氏以爲一子寶貴，故命依寒泉長老。次歲春冬父母前後棄世，家產全爲其叔父克成接收，因受遺囑撫養於公；此後獅山和尚時常來往，公亦常詣獅山，一居數日或數十日，不肯回家，仰於獅山蕭廣成居士處補讀。十七歲時，公忽擇吉出家，八月十五落髮，口占七節紀念曰：「今宵祝髮月重圓，笑倒池中沒葉蓮，願世不求無罣碍，歸來仍舊水連天！」公相異於常人，頭方、面圓、頂骨如峯似臺，鼻平、口大、耳長、目明，天庭、地角，飽滿方圓，實是「風骨奇偉，異相超羣」，因其穎慧特殊，故說法辯對等不假思索而言語驚人！公年二十受戒於南岳祝聖，仰居該寺念佛堂，八年之間專心念佛，兼習律、家、以應世緣。二十八歲行脚參方，至五臺山，於金剛窟口寂坐良久，親觀文殊菩薩，菩薩問曰：「遊戲人間，誰識汝面？」公曰：「閑居聖境

自有知音！」曰：「火裏金蓮橫鳥道」？公曰：「半隨風月半隨春」，云云。三十一歲公到南京，偶遇日僧達磨山村大師，深談半月之久，達師歎爲奇特！邀遊日本，途至大阪，遊歷姬路、廣島、八幡、長崎、名古屋、橫濱、東京、函館、札幌、西京、橫濱、高野山等處，自此名聞海外，五年之久，日人求寫錄、篆者最多，創日蓮社百有零處，並得日政府尊重敬仰，獲贈全部大藏經還國；是時長沙四衆人等全體歡迎，諸山長老諸公方丈者十有餘處，僅麓山、上林、開福三寺，次第住持。

一日公與嶽峯、海印二位長老同參鐵爐寺妙華老人，禮拜問曰：「如何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妙師曰：「頭上安頭！」疑曰：「如何即是？」問：「見者是誰？」曰：「豈非自性？」曰：「懸崖撒手自肯承當者乎？」曰：「見者即佛耶？」妙師曰：「古人道：『有佛處不得入，無佛處急

走過，三千里外逢人始得。』公即言下頓悟！別開生面，重見本地風光；後來開化十餘縣，所皈依者數十萬衆，命皆發願念佛參禪，以求生淨土爲目的。

公後講經、上堂、說法等等，處處巧合機宜，無不令人驚心敬信，而其法語、著作最多：「警世嘉言錄三卷；上堂記錄一卷；講經紀錄兩卷；戒壇教授法語一卷；律、家書法一卷；多方遊歷記一卷；日本遊歷記兩卷；善社開示錄兩卷；茶毘法語一卷；七期念佛開示錄三卷；靈異記一卷；隨給說法語錄一卷」。以上諸書早已流通行世；筆者略選靈異記中數則以供諸公：「一日公遊日本高野山已，廻至中途，忽遇颶風，風雨大作！無處可避，公即念咒，兩分鐘久風雨消散；天文臺早已報告時間、處所、風向，二十四小時可止；但日政府責罰天文臺，報告不確；後經達師奏上，日皇敬悉認是聖僧，溢號：『大寶法王』！贈公金印及珍貴之物甚多。一夕公宿小野村，忽聞村中火沖屋頂！遠近奔集上屋救火，公急念咒三分鐘久，火自息滅，僅佛堂稍損，皆謂村中必有異人，次晨查悉衆稱聖僧！公住長沙上林寺時，一夕忽聞禪堂失火！公即念咒，兩分鐘久火自消滅，寺僧百餘衆，無有一人能識公面者！

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公自念咒，僅閱三天，北軍自退，安然無事，南軍勝大感謝，長官捐款修理佛殿，及觀音殿，並裝觀音菩薩金身，以謝佛恩。民十九年，公居上林寺時，共匪攻進長沙城，燒殺不止！公急念咒，並命僧衆速念觀音聖號，至第六天共匪自退，出城不久，麓山大炮如雨，美艦助陣，共匪敗出長沙界外，城內房屋稍損，人民安靜，上林、開福亦無微恙。

民二十年某日，公由麓山廻上林，路見楊紹賓居士，因犯匪嫌送省監獄，不日斃命，次日公往詳問其故，命念觀音聖號，禁中二十八人，皆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又與傳授三板五戒，各給皈依證書；次詣何主席處交涉數次，至第五天，二十八人一同保出！各自發願學佛，斷絕名利努力修行，深深感謝佛陀恩德！

民廿一年，公於某日上堂說法，最後偈曰：「今日時機至，諸公切莫驚，去時真不去，生則決定生，常光常寂照，淨智淨圓明，但願無心者，懸崖撒手行，諸公！如何是懸崖撒手行？」良久，「噢！本自天真佛！彈指遍虛空」。下座入龕，瞑目坐逝！住壽七十有八，法臘六十又一，茶毘之後舍利入塔，法徒七十餘人，盡是高僧大德，剃徒、徒孫、居士等數千人，送公入塔，碑曰：「恒世堂上傳臨濟宗上明下教道香老和尚舍利之塔」。(未完)

南橋夢覺

唐育玉



或休止過，給寂寞的山城，增添不少風趣。沿河的兩岸，參差着許多古老而不知名的大樹，枝葉扶疏，隨風起舞，這多彩的河岸，在每個不同的夏夜，給與山城的男女老少，帶來了多少個美麗的幻夢。

藍河的南面，有座上了年紀的板橋，橋的兩端都栽滿了高直的叢竹和翠綠的楊柳，給這座橋點綴了不少詩情畫意。因為它位於峽城的南面，這兒的人都叫它做「南橋」。過了橋，便是一帶荒山野嶺，平常很少人經過這裡的，這個冷清的荒郊口，堆滿着一個個的荒塚，塚口及四周已長了些亂七八糟的野草，那些石碑也歪歪斜斜的披蔓草掩住了。因為年代久了，幾之建築馬虎，有幾個墳堆也已崩坍，露出黑黑的棺木，還有那些可怕的骸骨，使人毛骨悚然，……這些可怕的荒塚，給這個美麗的南橋冷落了，只有那荒塚旁飛舞的螢火，陪伴着這風景幽雅的山城。

然而，近月來，每當黃昏將臨，夜幕低垂時，南橋——這個死人的俱樂部，往往出現一個年約廿來歲的少女，慣常穿着一件黑旗袍。像幽靈似的在南橋附近踱來踱去，好像有無限的傷心事煎熬着她，那鐵青的面孔，像死灰一樣的慘白，從她面上的顏色

峽城是座古老的山城，城的四周都是高低不平的山巒圍繞着，形成一個凹下去的盆地。它位於臺灣的南部，恬靜而質樸，沒有一些兒都市的奢侈和喧嘩，永遠都是那樣安寧地，給予人們親切而舒適的感慨。沿着峽城的後面，是條蜿蜒的藍河，彎彎的繞着整個山城，潺潺的流水聲，數千年如一日地流着，從沒有乾涸着。藍河的兩岸，參差着許多古老而不知名的大樹，枝葉扶疏，隨風起舞，這多彩的河岸，在每個不同的夏夜，給與山城的男女老少，帶來了多少個美麗的幻夢。

看來，雖然在人生的過程中，她的生命正是萬花爭艷的春天，但在她蒼老的心田中，已再也看不到綠色的影子了。

今晚，藍河的月亮和天空的一樣圓一樣亮。夜已深了，山城的人們都已靜寂了，涼颼颼的夜風像已帶着秋意，在這月白風清的子夜，南橋附近的荒塚，一一亮一閃帶着青綠色的螢火，更增加了這個地方的淒涼、恐怖。

這時，一向冷清的南橋，在橋底凸立的麻油石上，多了一個瘦長的影子，披散在肩上的，那細而長的髮絲，遮住了半邊額額。小珠站在板橋口，憑着橋的欄干，那一對失神的眸子，呆呆地凝視着橋下的流水，灰白色的月光，斜斜地照着她那沒有血色的面龐，更是顯得慘白可怕，深鎖的眉尖，流露出憂鬱和悲傷。她一想到，剛剛是五彩的天空，現在已變成一片灰白色了，晶瑩的淚水流出，眼簾，

流過面頰，隨橋下的水流去，她的神情因而更慘淡了。

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細而且長地投在水面，緩緩的流水聲，像舒曼的夢幻曲。河水偶爾觸着凸起的石頭，發出酒酒的聲音，又彷彿貝多芬正對着盲女，望着窗外美麗的月色，彈奏着動人的月光曲，每一隻音符高低不平地跳躍着，正訴說出月光下的人兒的心靈深處也正在彈奏一首更痛苦，更憂悶且無聲的月光曲。

小珠笑了，也唯有在這首微妙的曲中，才能尋到不能重演的往事，和失去的快樂。

在朦朧中，小珠變天賦了，她感到非常驕傲，她有着別人沒有的聰明和美麗。雖然李老先生和太太不是她的嫡親的父親，然而他們寵愛她甚於其他的姊妹。客人們對他的評語又是那樣的稱心如意。

「呀！我是多麼的新文，嫻靜，舉止又是那樣的彬彬有禮，當然，我是要逗人喜歡，受人讚揚的。」小珠的臉上又一次露出笑容，彷彿一朵盛開的白蓮。

爸爸是士大夫思想的讀書人，媽媽是個無才便是德的女人，這個舊禮教的家庭，束縛着我的自由。唉！我真想逃出這個樊籠，我不願意是溫室裡的花朵，受主人珍植，寵愛，我要像寒風裡的松柏，在高山野嶺的地方自由生長，然而，我恨這個水做的軀體，經不起風雨的打擊，便病倒了，怪不得別人叫我「現代的林黛玉」，為什麼林黛玉要生病，她一生生病的話，我的身體豈不就好了嗎？」昔日

矛盾愚癡的心理又浮現在她的心頭了，她的臉被這不平的舊恨，激動得更灰白了。

突然間，她彷彿看到剛從香港來臺的大哥星柏，爸爸臉上的笑容，終日露出那潔白的牙齒，家中的弟妹們又是多麼的快樂。大哥英俊的儀表，瀟灑的風度，在她的腦海中好像生了根，她從不敢正視大哥，但是，星柏老愛找機會親近她，只要看到大哥，小珠的心裡老是乒乓的跳，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後來才明白愛的禾苗，已在她的心中心萌芽了。

天空好似玉鏡般的月亮，忽然變成彎彎的蛾眉月，小珠看見星柏走近她的身旁，捉住她發抖的手，他的聲音像夢樣的模糊，低得只有他們倆人聽得見：

「小珠，近來你為什麼害怕見我？」星柏的眼睛像天空的星星，閃閃發光地照着小珠的心靈。小珠低着頭，默默無言地望著星柏的手。

「妹妹，你為什麼不說話。」

「我怕……」她發抖的嘴唇張開了，又緊閉着，她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了。

「小珠，你怕什麼？怕爸爸嗎？」小珠點點頭。

「不要怕，爸爸又不能守你一輩子，舊禮教在現在是不會吃人的，相信我，我永遠都會和現在一樣愛護你的。」聽了星柏的話，小珠望着他大哥，彷彿她已相信了星柏的話。星柏輕輕地俯撫着伏在懷裡的小珠，他們沉醉在美麗的月光裡……

「彭！彭！彭！」敲門的聲音響

了，爸媽和弟妹們大概看完平劇回來了，小珠彷彿驚弓之鳥，飛回自己的寢室，定了定神她摸着濕透了的汗衫，和衣假裝着在床上看書的樣子，這時她的心，好像要馬上跳出來似的。

突然地，小珠被這往事驚醒了，她揉了揉背後，汗水已濕透了她的外衣，她揉了揉眼睛，才悟過來自己站在橋上。她舉步想回去，但孱弱的身體，受了這場驚嚇後，連舉步都搖搖晃晃了，她只得坐下來休息。

這時漫無際際的天空裡，滿佈着灰色的浮雲，但經過幾陣夜風的吹刮，浮雲散處，也露出幾塊青青的天，並數點閃爍的星光陪伴着圓圓的月光。

小珠這時似乎站在基隆的沙灘裡，那淡淡的遠山，碧綠綠的海水，又雙對對在海濱游泳的男女，還有大哥伴在身邊，沒有一樣不令人感到可愛的，他們慢慢地徜徉在海灘裡，倦意了便躺在碎石子的沙灘上，涼意的海風，陣陣地吹着海波，也像疲倦地蕩漾。沖激着海濱旁的細石子，奏出了細微含有音樂成分的聲響。海鷗在天空中迴環地盤旋，白羽襯着天分外美麗，這時萬籟俱寂，紅男綠女的游泳客，都相繼歸去了。昆柏和小珠也就離開了這個嫵媚誘人的海灘。

接着他倆在四川館子裡吃了一頓合口味的晚餐，於是便相偕到電影院看了一場音樂片——翠堤春曉，這影片是音樂家史特勞斯一生的傳記的敘述，那美妙的音色，動人的樂曲，的確使人感動極了，小珠完全沉醉在維也納森林和幽美的旋律裡，當翠堤春

曉的主題曲Cheday when we were young從那史特勞斯的女朋友口中唱出來的時候，那離情的騷動是多麼的難堪呀！小珠哭了，淚水奪眶而出，她偷偷地流着，不讓自己有半點泣聲，免得昆柏知道，然而當史特勞斯化了一夜的時間，譜完了那藍色多瑙河時，那聲音是多麼的幽怨呀！小珠哭得更傷心了，把沉醉在音樂氣氛裡的昆柏驚動了，他低聲在安慰着小珠，告訴她，這不過是一個故事而已，他拿自己的手帕替小珠擦乾了眼淚，那體貼入微的舉動，使小珠的心裡如吃了冰淇淋般的舒服。

又是一個晴朗的清晨，東方的太陽，由淡紅而變成深紅，再由深紅而變成金黃的顏色，四周的白雲，也已塗上了五彩的嬌艷，好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小珠和昆柏踏上了去觀音山的山路，他倆有說有笑地前進着，這條小徑靜悄悄的，也許太早了，向沒見半個遊客的影子，這裡的一切彷彿都屬於他倆的天下。行行重行行，觀音山麓的那座古廟已歷歷在目了。他倆跑了上去，只見正殿上，正中是座千手觀音大士的佛像，善財童子與龍女分列兩旁，左右側殿裡還供着些不知名的菩薩和神像；小珠感到有些說不出的感覺，這時殿前排列着十來個白衣光頭的出家人，也分不出他們是尼姑或是和尚，因為他們的裝束都是一樣的。那白衫和光亮的頭頂，在那高高底燭光下，顯示着她們的聖潔和莊嚴。她們口裡朗朗地唸着佛經，手裡敲着鐘鼓；那鐘聲，鼓聲，鈴聲，聲聲，雖然是叮叮咚咚的敲得那麼

熱鬧，然而却與小提琴，大提琴的洋樂品所奏吹出來的大不相同，小珠感到這些聲音是這樣的清新，使人頓時感到思慮一清，萬念俱消，飄飄然地離開了塵俗。

大概昆柏聽得不耐煩了，拖了小珠的衣角，示意她離開這裡。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大殿唸經的聲音停止了，穿白衣的人一個個走進了內室，整個大殿顯得靜靜的，突然，一個大約四十來歲，身著灰長衫的出家人，走近了他們的身旁，很慈祥地合十道：

「兩位這麼早來這裡玩，還沒有用過早點吧！」小珠仔細打量說這話的人，高而直的鼻樑，突突有神的眼

睛，閃爍着慈祥的光輝，兩片厚厚的嘴唇，表露出他敦厚的個性，那個光頭上用香火燃着的戒疤，顯得非常清楚，表示他已經六根清淨，五蘊皆空了……小珠看了又看，他覺得這個人好面熟呀，她尋到了答案，是的，這個出家人一定會經過過爸爸媽的那個宵什麼法師吧！她再從那個出家人的臉上尋找肯定的答案。那個站在他們面前的出家人，看見她這樣打量自己，很不好意思地想走開。昆柏覺得非常不安，他更不了解小珠的眼光為什麼老在那出家人的面孔上散步。當那個出家人舉步想離開他們時，他才感覺到不同於人家的話是不禮貌的，何況來者是一片好意呢！於是，他操着生硬的語氣回答道：

「師父，謝謝你，我們都吃過了。」那個出家人頭也不回地走開了，小珠很不自在地跑上去急促地說：「師父，請問大名是——」出家人用驚

奇的眼光注視着這個奇怪的少女，接着微笑地道：「小名智海，小姐是來燒香禮佛的嗎？」

「呀！是的。」小珠很不自在的

回答。她知道這個出家人，就是那個和尚，接着她又巧妙的問道：「師父，你認識李春耕先生嗎？」

「那個出家人聽見這個小姐問起他要好的朋友，他更出神了，難道站在面前的女孩子，就是好友的女兒不成，他笑得更自然了，因而反問道：

「小姐，你是不是李老先生的千金呢？」小珠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承認，她恐怕自己私奔的醜事透露了，她否認說：「不，李先生是我的嫡親的伯父。」

「李小姐，原來是李老先生的侄女，請到客堂來坐吧！」小珠沒有說話，她心裡亂糟糟的跟着那個和尚走進了客堂，昆柏莫名其妙地跟着小珠的後面。

他們進了客堂，各自坐下後，小珠的心更不安了，她沒有神去看客堂的字畫和佛像，隨手翻開着放在桌上的佛刊，無意中看到雜誌封面裡刊着一頓老和尚的遺像，下面便是他的遺訓：「……自作還是自受，誰也替不了，法性本來空寂，因果絲毫不少……」簡單的幾句話，觸着小珠重

重的心事，她的臉上突然變色了。智海法師看見她那慘白的面孔，失神的眼睛，他猜到了小珠的心事，但並沒有表露於面上。沉默了一會，智海法師問小珠問道：



戎馬片段

丁穎

每個人在他的一生中，都有一段美麗的回憶：諸如一場甜蜜的初戀，或久別重逢，一幕遽然的邂逅。但在我的生活中，我感到最值得回憶而引以為榮的：乃是那一段軍旅生涯，雖然我現在脫去戎裝，而那一股嚴肅富於意義的生活，在我腦海裡仍刻著一片清晰的記憶。

記得卅七年，我還是一個十七歲的大孩子，在×砲兵營當一名觀測手。駐防在「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的大明湖畔。一天夜裡，我們忽然接到出發的命令。大家忙著備馬，拖砲，整理行裝。在天明以前我們一切收拾妥當，踏著朦朧的曙色，沿泥濘的道路前進。大部隊（步兵）走在前頭，我們砲兵走在最後。那時候還沒有像現在的汽車牽引，笨重的七五砲，在泥濘的路上行動起來是很艱難的，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在第二天近黃昏時份，才在一個叫鴨嘴村的地方住下來。而步兵已先我們到達了。

這時我們才知道：我們的任務是來解圍的。原來我們一個步兵師，被困在我們所住的鴨嘴村以西十餘里的一個山鎮裡。所以我們就連夜佔領陣地，做好掩護體，按照地圖測好方向，距離，（因在夜間乃用圖測）弗曉以前，就掩護步兵出擊了。敵人像是早得知我們增援部隊已到，亦有了準備。利時槍聲四起：

「喀喀喀……」

「轟！轟！轟！」

機槍的火舌子，交織著隆隆的砲聲，閃光，飛舞在黎明前的原野上。

「喀喀！喀喀！」號兵鼓起兩腮

用勁的吹著衝鋒號，尖銳的聲響悲壯地帶著幾分淒厲！我們的觀測所在砲地左前方一角高崗上，幾乎是與步兵在一條線上的。

「喀喀！喀喀！」

「轟！轟！轟！」

「弟兄們！衝上去哇！」我隱約

聽見指揮官在喊話：「我們必須從這個缺口打進去，才能救出我們裡面的弟兄們！快衝上去——奪下前面的山頭……」

「喀喀！喀喀……」

「衝哇……」

「喀喀喀……轟！轟！」

我們的友軍是困在一個兩邊靠山，一面臨水的小城裡。只有東面一條公路通往外面，所以敵人頑強的死死堵塞著這個要口。東方漸漸發白了，我們還未奪下前面的山頭，一批批的傷兵撤下來，不用說我們的傷亡是够慘重的！

天亮了。一切目標更清楚，戰事進行得亦更激烈。槍聲密集得如炸豆子，彈雨「噹！噹！」在耳邊穿梭，週圍爆起一團團黑煙。我不知是害怕抑是激動，握著望遠鏡的才老發抖。過去曾聽說過「滿天烽火，遍地狼煙。」這時我才真正看見了戰爭的偉大

和患壯！

「小鬼！你害怕？」班長說。

「不，只是心裡太緊張！」

「當然囉！這是你未作過戰，

「他一面輕鬆的笑着對我說，一面拿起砲鏡在搜索。突然他驚叫起來：

「啊！難怪我們老攻不上去！」他轉過頭說：「你們看，右前方山坡大樹

下，不是兩挺敵重機槍嗎？」他把砲

隊鏡交給副班長，抓起電話機：「喂！連長嗎？報告連長：右前方大樹下

發現敵重機槍……」

「班長，班長！」副班長又叫起

來：「機槍左後方三百公尺處，還有

敵砲陣地哪！」

「噢！報告連長：又發現敵砲：

……」

「轟！轟！」一連串的砲彈落在

觀測所左右，顯然我們亦被敵人發現

了，於是密集的火網蓋下來。

「報告連長：快修正射擊諸原！

——群射——集中火力摧毀——第一

砲向右三百五十米，距離……」

「轟！轟！」彈著點像撒豆子似

的落下來，一團黑煙在我們面前爆起

來，抹一把臉上的泥土，見副班長

躺在血泊裡，班長仍握著聽筒在喊話

：「報告連長，報告連長……」但

話機一點聲音也沒有。一粒粒汗珠從

他額角上流下來，他力竭聲嘶頹喪的

放下聽筒，盯著我們每個人的面孔說

：「弟兄們！陣地線路被破壞了！但

……」

……」

……」

……」

……」

……」

……」

……」

……」

……」

……」

……」

「李小姐，你的臉色很難看，身體不舒服嗎？要不要躺一下。」小珠沒有回答，她靠在星柏的肩膊上閉上了眼睛，星柏代小珠回答道：

「師父，沒有什麼的，她休息一會就好的。」星柏不知怎樣才好，他只得敷衍星海。

小珠休息了一會兒，定了定神，頭暈也比較好些了，她睜開了眼睛，用懇切的口吻問道：

「師父，別的人能否跟你們一樣出家？」

「李小姐，你問這個嗎？佛教是不平等的，只要發心出家的人，他們都可以出家的。」星海用平順的口氣回答了這個大問題。

「什麼叫做發心呢？」小珠不懂他的話。星海接著解釋道：

「出家的人，要把整個精神放在解脫痛苦了生脫死的修行辦道上。」小珠沒有等星海說完又打岔地問道：

「師父，你看我能出家嗎？只要能解脫痛苦……」小珠認為就是馬上剃光頭也沒有關係，因為她現在太痛苦了。

星柏帶點責備的口吻道：「小珠，你瘋了，你這是什麼意思。」星海望了正在說話的人，小珠馬上意會到自己向沒有給星海介紹星柏呢？於是她望著星海說：

「師父，我尚未給你介紹呢？這是我大哥，星柏，我叫李小珠。」星海沒有說話，只微微地點了點頭。

「師父，你為什麼不回答我的問題呢？」星柏拉住小珠的手希望他不要再說下去了。然而，小珠根本不聽會他的話，她的心裡襲來了一陣空虛的感覺。（下轉廿六頁）

我們必須把修正好的射擊諸原遞過去，如果不把敵重槍和砲摧毀，我們是無法攻上去的，」他的聲音微微顫抖：「你們誰能去陣地？」班長說完，我們幾個人彼此互視一下，又低下頭，默然無一人回答。

班長的臉色漸漸蒼白，流露着一種失望的眼光，這時我看見他背上衣服一片紅，我說：「班長！你也帶彩了！」

「是的，所以我才要你們回陣地……」

「轟！轟！喀喀喀……」

「你看，我們的射程太遠啦！彈着點都在敵後方；方向也偏差太多……」他說話似乎極痛苦吃力的樣子：

「唉！我們的弟兄一批批衝上去，一批批倒下來……你們個沒有一個願回陣地！」

又一陣沉默。

「難道我們就這樣看着我們的弟兄，一個個在敵人彈雨下倒下嗎？」他沉痛而憤怒的說。

「報告班長！我去！」

「你去？」他驚喜的跳起握住我的手：「你能達成任務？」

「能。」我堅定的說。他拍拍我的肩，眼裡射出一線希望的光芒：「這才是我的好弟兄！」他的聲音有點顫抖而哽咽：「你太年輕！彈路子很密，要小心！」

「您放心，班長！我一定達成任務的。」我咬緊嘴唇不讓含着的眼水流出來。

「好！那麼，你去吧！」他又拍拍我的肩：「小心！」這是最後的叮

嚀。

我一翻身跳出掩護物，冒着蜜集的火網向砲陣地跑去。「喀喀喀……」一排排機槍蓋下來，地上濺起一股股白煙。班長會告訴說：這種彈路子最危險，真正從頭上飛過「唧唧」的子彈倒是有什麼危險的。我趕忙臥下來。但覺着左臂一麻，跟着渾渾的鮮血湧出來。我咬住牙撕下一塊衣襟，用綳腿扎起來，繼續前進……

當我遠遠地看見陣地綠色的偽裝物，我興奮得忘記了臂上的傷痛，幾乎哭出來。我高聲喊着：「連長！連長！但就在這時，我面前又爆起一團黑煙，我連忙臥下去，已是太遲了。我抹一把臉上的泥塵，用力的從地上爬起來，但還未站穩又踉蹌的跌下了！滿身是血，我已不知傷在何處？但我心裡很清醒，在絕望中，我默禱着觀世音菩薩幫助我完成我的任務。

當我掙扎着連滾帶爬到了陣地，已是奄奄一息，那張射擊修正圖也沾滿了血跡。

太陽偏西的時候，我的神智略微清醒，槍聲漸漸疏落，躺在醫務所裡擔架上，口渴如焚，傷口也感到陣陣劇疼！

又過了一刻，完全聽不見槍聲了！我知道戰爭已結束。這時我正想叫人弄點水喝，問問外面的情形。却聽到一陣腳步聲，第一個進來的是師長，營長和連長跟在後面，還有兩位政工女隊員，手裡捧着一束花。當我第一眼瞥見他們，像是一個被丟棄的孤

兒又見着了親人，眼淚湧着一股莫名的悲傷湧出來。

師長走過來摸摸我的額，像一個慈藹的長輩親切的說：「別哭，勇敢的孩子，我們的勝利完全屬於你！」

「令人欽佩的年輕同志！」兩位女隊員說：「你真偉大，你應該為你的光榮而微笑，師長代表全體同志來慰問您。」他們把手裡花放在我身邊。

「謝謝師長、營長、連長的關懷！」我抹去腮上的淚，看一左右躺着的伙伴們說：「勝利是屬於大家的，我

（上接第二頁）

「李小姐，你要出家嗎？現在不是時候，等機緣到了再說吧！那時，我們非常歡迎你來的。」智海並不驚奇小珠的問題，他意料到小珠會說這話的，那不過是痛苦迫她說罷了。

從智海和蘭蘭可親的面孔裡，小珠好像親見了慈祥的父親，痛苦地望着她。突然，小珠心靈之窗打開了，他的理智再度復活了，她自言自語地說着，那細微的聲音只心靈聽見：「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的人，是最可恥的。」

她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了昆柏，回到分別將近一周的峽城。藍河的流水，和往昔一樣地流着，小珠聽到了水聲，她的心裡感到舒服透了。經過一條小徑，綠色的柴扉呈現在眼前，小珠知道已經到家了，但是她鼓不出勇氣進去！

「李先生，放心吧！令媛會回來的！」好熟的聲音呀！小珠正在辨別說話的人是誰時，一陣銀鈴似的聲音

動了家人，小珠想藏起來却已來不及了，爸爸和智海法師的眼睛好像手電筒地照着，她的兩手兩腳都冰冷了

們都應該感到光榮和愉快，是不？」

「是的，光榮應屬於大家帶彩的同志。」她們向其他傷友揮着手告別了。

一抹斜陽從窗隙透進來，柔和的洒在每個人臉上，每個人面上也帶着勝利的微笑。我送他（她）們的背影消失在恬靜的黃昏裡。窗外輕輕飄下幾片紅葉，顯得像似如伙伴們洒在戰場上的血！我閉起双目想：血，多可貴的血啊！染紅了戰場，也染紅了這異鄉的秋色！

全身抖得厲害，臉頰慘白得可怕，她咬着牙齒，流着眼淚，那顆心彷彿被毒蛇在猛噬，她眼前感到一陣昏黑，哇的一聲，小珠完全驚醒了，智海和爸爸的眼睛彷彿還瞪着她。

「當，當，當……」遠遠送來一陣早禱的鐘聲，無聲的月光曲也彈奏完了，月下的一只一片寂寂的情緒和悲哀的悽愴。

月亮慢慢地西沉了，東山一片澄紅，渲染了半邊天空，火球似的太陽全部昇上來了。

「當，當，當……」急促而沉重的鐘聲又一度地響了，小珠望着橋下的流水，潺潺的聲音使她記起了觀音山口智海法師的話：

「李小姐，你要出家嗎？現在不是時候，等到機緣成熟了再說吧！那時，我們非常歡迎你來的。」

事如春夢夢無痕，過去的讓他永遠地過去吧！是的，現在的機緣已成熟了，我想他們一定歡呼迎我的。小珠踏着朝陽，一定歡呼迎我的。太陽，向着她理想的地方前進，但走了幾步，她回頭對着那座古老的南橋微微地笑了，接着回過頭來加速腳步前進……

丁酉仲夏夢餘完稿萬山山麓

藝術的生命

禾新

琴聲蕩漾中，我曾不少次凝視着那十個跳動的手指，跳過來，又跳過去。然而我卻很少領略到那十個手指，所表現出的無限深刻的情意。或者在他（她）的臉上，可以找出作曲家譜曲的心情——憂喜、哀樂、沉思、低迴。這又何足責怪！世上奏曲的人儘管是這麼多，然而又有幾人能作曲家發心靈的共鳴和表達出音樂的價值與藝術的生命呢？

美術、音樂，以及其他藝術品，它的光輝全靠人們用心靈去領略、激賞、渲染、讚美，始能發揚光大。中國史學家曾提及關於繪畫的起源，說是形之不能見於字者著之於畫。我們都知道文字的目的，在於表達人類互相間的情意，當我們用文字不能完美地將情意流露出來時，訴之於畫是一個很好的辦法。所以一張畫的價值，在於畫家是否將豐富的情感用最藝術的手法呈現現在一張白紙上，一個成功的畫家，可以將苗條的女郎畫成汽油筒，面貌醜惡的人，也能變得異常美麗，這就是這個道理。

當代大建築家勞萊特（Lloyd Wright）·傅勒（Q. Buckminster Fuller）的藝術品滿佈全世界。前者作品帶給我們的印象是莊嚴雄偉，後者帶給我們活潑輕鬆的感覺。他們雖然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然而都能達到藝術的同一目的，這是難能可貴的。



編後瑣語

本刊這一期的內容，我們認為較諸以往的數期，都要充實得多；這並不是我們自己誇大，說自己的刊物好，而事實上其中每一篇文章，都是最難得的佳作！

但是，因為我們的篇幅所限，至使有許多專作，不能一時都刊出來，這點最使編者引以為憾的地方；我們接到很多位讀者來函詢問：說我們每期為什麼都不把每篇作品做一刊完。好讓讀者們一次讀完，這裡，我們要告訴讀者們，那是不得已的事，將來我們總一定設法能夠滿足讀者們的要求，並謝謝讀者們給我們提出這寶貴的意見。

數月來，承蒙各方大德長者們的慈愛，不斷地給我們賜來佳作，此不勝榮幸。藝術隱藏在靈魂的深處，沒有靈魂的東西，毫無藝術可言。畫匠的畫，如果你偶爾看上了兩眼，過後會覺得非常懊悔的。

假如你能在琴韻歌聲中，一張美麗的畫旁，偉大的建築物上，或其他藝術珍品之前，站上一、二個鐘頭而毫無倦意，那麼藝術的生命，便已在無形中萌芽，茁壯，成熟……



「小乘佛教思想論」

（理已出版）

小乘佛教思想論演培法師講，定於八月底出書訂價每部港幣二十五元

全體佛法從原始而小乘，由小乘而大乘，其思想具有其體性，吾人欲知全體佛法之體系，不可不於此致意。而從原始佛教思想進步到大乘佛教思想，小乘佛教思想實為其媒介。是以會讀原始佛教思想論者，不可不讀此書，會讀大乘佛教思想論者，尤不可不讀此書。本論確為原始佛教思想論及大乘佛教思想論之姊妹篇，宜佛法研究者，人手一冊也。

但編者一人感恩不盡，而本刊廣大的讀者們，亦感覺到無限的殊榮與謝意；所以我們常常接到許多摸生的讀者們來函贊揚，這種榮譽，我們應把它完全歸功於本刊的作者們！

編者近來接到數十封索閱本刊的函件，在此我要敬告索閱本刊的讀者們一下：本刊編輯部每期一百本刊物，只僅贈於本刊作者與少數友人們而已，以後索閱本刊的讀者，請逕函本刊發行部。同時若有本刊作者，未收到本刊的話，則請來函為盼。

上月我們接到本刊十多位青年讀者聯名來函，建議我們最好在本刊上能開一青年園地，以便給佛教青年讀者們，有個學習寫作投稿的機會，這是一個建議甚善，在將來我們一定照辦。第二個建議是：是要編者特請謝水榮先生，每期能給本刊撰一篇有關

青年寫作和人生修養方面的專文，這個要求，在最短期間，恐怕編者不能做到，因為謝冰瑩先生早在上月二號，應南洋友人邀約，已經去了香港，這只有等待謝冰瑩先生返國後再說了。

煮雲法師上期所給我們「從求法說到修法」的一篇文章，本來是準備這一期刊完；但臨時又因海外來了兩篇稿子，沒有辦法就把他的稿稿抽下來了，決定下期刊出，想煮雲是個頂慈悲的人，總會原諒我的吧！

最後，我要特別在此向本刊的幾位作者們致最大的歉意，因為我們的篇幅少，所容納的文章不多，至有幾篇文章，未能及時發表，敬祈作者們不要見責，並請本報愛護我們的心腸，等待一下，還望不斷地給我們賜稿是幸！

· 性如 ·

第九卷八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支出部份	
讀者捐助	七五八	印刷費	四〇〇
廣告費	九〇〇	紙張費	二九六
訂售刊費	三二〇	郵資費	二〇〇
上期結存	〇〇〇	共收	一四〇〇
		共支	一四〇〇
		結存	〇〇〇

茲承

（恕不稱呼）

董事張觀怡、蔡觀依各助廿五元。
振祥港幣一百廿元特此鳴謝。
人生社誌社啓

佛教新聞

臺北訊

蔣總統於上月二十日上午在總統府辦公室接見菲律賓佛教居士林回國觀光團，該團一行六人是由施性統團長率領向總統致敬，總統並詢問該團在國內考察觀感，以及旅菲僑胞們的生活情形，並希望他們返菲後，代為慰問旅菲僑胞，總統談話約二十分鐘，總統精神愉快，滿面笑容，總統並和該團合影留念。施性統團長會同總統辭行時，他們這個觀光團在國內的訪問已告結束，其本人及大部分團員定於二十三日飛返馬尼拉。

△菲律賓佛教居士林回國訪問團一行十八人，(按大部分因事已先歸去，留臺者僅六人。)自回國觀光以來，歷經月餘，於暢遊寶島各名勝及參觀各種建設後，已於上月廿三日乘民航機飛返馬尼拉，該團感於緬甸各界之熱情招待，特於回菲前夕假此間善導寺設宴宴請各界以示答謝，到有政府首長及佛教大德法師居士等六十餘人。

△臺北首利，善導寺住持印順老法師，因領指導新竹福嚴精舍及新竹女眾佛學院同學修學，教務寺務困難，現已辭退善導寺住持。繼任人選為演增法師，定於本月十五日上午

十時舉行升座典禮，北市信眾深為該寺得人慶幸云。

△由香港聯合書院學生組成的一個回國觀光團，已於上月二十二日搭四川輪來臺訪問，愛國尼僧文珠法師為該院高材生，此次亦隨團來祖國觀光，並參訪在臺各佛教團體及大德法師們，該團預計在臺逗留一個月。文師下船後，正好參加華南佛教團的素餐晚會，得拜見教政各界人士頗多；廿五日晚由臺北市海潮音、人生、佛教青年、中國佛教、覺世、今日佛教等六個佛教雜誌假善導寺聯合歡宴該書院全體團員；記者曾與文師晤談，文師祖籍廣東湛江市，俗姓詹，十六歲出家，曾畢業於香港正心佛學院，為欲充實社會學問，特於前年正院畢業後，考入聯合書院，攻哲學教育系，還有一年畢業，她今年二十七歲，她說畢業後，希望能回到祖國來參加佛教教育工作。文師長於寫作，其文章常見刊於各佛教刊物。

汐止訊

農曆八月初七日為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籌備紀念事宜，特於八月廿五日召開常務委

員會議，到有道安、律航、自立、嚴持、錢召如、蘇郵甫、黃奎、陳慧復等居士，經討論後，決定於是日誦經掃墓，凡慈航生前師友，信徒可隨喜參加，不另受請柬云。

宜蘭訊

宜蘭佛會主辦的慈愛幼稚園，現成立董事會，創辦人為宜

星雲法師，其已當選董事會的董事長；現已開學。

鳳山訊

此間佛教蓮社理事長煮雲法師，自榮任今日佛教畫報社社長以來，對該刊業務力謀發展，並以新任高雄縣佛教支會理事長身份組織鳳島弘法，宣傳佛教文化，聯絡各縣市文

化，聯絡各縣市文會感情，該團一行四人，煮師自任團長，楊秀鶴居士為副團長，張弓居士任秘書兼隨團記者，楊巧雲居士為團員，已於上月廿五日由本鎮出發，其行程自屏東經潮州、車城、恒春、臺東、花蓮、宜蘭再

由基隆南下至高雄結束。

泰國訊

龍華佛教社於前年發起翻印華嚴經(八十卷)五百部，深獲各方隨喜贊助，紛紛函請誦供養，而所印數目不多，未幾即被請一空，現香港佛經流通處嚴寬居士，提議由泰、港、菲、星馬及南洋群島等地，聯合印行千部，藉使學佛人士，均能獲此無上法寶云。



TIGER BALM

清快水 熱掃腸清

止痛散 止即後服

萬金油 病萬治能

八卦丹 腦醒神提

頭痛粉 痛頭止立

堂安永標虎

號八〇一路南平延市北臺
號四九六七二：話電

之營經從教佛由一唯首本

成印書館 專印 佛經各種翻版書籍

皂

製版 印刷 裝訂

設備齊全 交件迅速

地址：台北市昆明街二一四號A

內政部登記內警台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台字第二〇九號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台灣雜誌協會會員部局刊印帳戶八二五五號

信昌印刷廠承印